



著夫諾曼羅

# 信的人婦個一

譯秋淡林



10/19/50.  
282

局書明光

2  
879.577  
6060

一個婦人的信

羅曼諾夫著 (俄)

林淡秋譯

1934

光明書局

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初版發行

一個婦人的信 (全一冊)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羅曼諾夫

譯者 林淡秋

發行者 王懷建

印刷者 蔚文印刷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五〇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十五號

「親愛的奧爾伽：

我的舉止已在親戚朋友中引起了這樣的驚異和閒談，竟使我要把自己的過錯的底細用文字來公開了。或許你會瞭解（雖然別人是不会的）我過去爲什麼有那樣的行爲。

自然，我現在做這件事，並不想誘導我的親戚朋友相信我是正當的。誰是正當的這個問題，是不干他們的事。他們只希望再

1  
—  
有一個議論的機會。我已看出了：人們愈嚴重地討論道德諸問

題，則他們愈喜歡議論這件事。

那些懦怯的偽君子的靈魂的核心，大概是腐爛了的——爲色情浸透了的——而想藉着無微不至地解剖他們的隣居的生活的內層，平平安安地無可非議地滿足自己的熱望。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閱歷過同樣的經驗，能夠瞭解我表現那些往往沒有適當字句可以形容的思想之困難的靈魂存在着，那我就十分滿足了。

只有一個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着我目前所寫的一切的人兒纔能理解牠。

這是我寫信給你的目的。

## 第一信

「一個婦人還能需求什麼呢，如果牠生平許多年來都佔有着  
一個專誠不變的愛人？」——剛在一星期前我這樣問過自己。

每當我接觸到現時男女間的淡薄的情誼的時候，我總不禁憐  
憫那些完全放棄了關於婚姻的保障的念頭的苦惱的人們，而同時  
我又感謝命運直捷地給我一個親愛的好人兒，沒有帶來什麼不幸  
的使人後悔的錯誤，而這個人兒又沉靜，又和藹，這對於快樂的  
婚後生活尤有無上的價值。

命運送給我一個男人，他在他的激情一度被喚醒之後就變成

了一個朋友和有益的侶伴，給我沉靜的愛：我從不以為這件事真是什麼幸運。有一個時候，我想：每一個婦人的願望都應該是要同着一個心愛的男朋友走完人生的旅程，要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人兒的存在，你在苦惱和絕望的時候可以像去到或處避難所似的跑到他那兒去的。

有一件事情使我煩惱，那就是在過去兩年中我倆中間有了靜默的時候。因為，你該知道，一個婦人初次和一個男子結合的時候，總有許多許多事情要問，要發見他內在的自我，要知道他在種種事物上有了怎樣的感覺，要聽聽那些產生於一個只是部份地被認識但有神祕的親密的靈魂中的新思想。而同時你自己也要告訴他你不會和別人討論的事情。

你每天漸漸地在自己的內心中和在他的內心中發見了一些新的東西，而你又伴着跳動的心兒把牠傳給你的新朋友——這是只有人類可以獲得的絕大的快樂之一。

你感覺到自身中產生了或種新的活動，覺得你的腦子對於那些在你自身中的和在那另一個人中的極細微的感情和思想，益發銳敏了，益發富於感受性了。這好像你已啓發了一種工廠，在你的生活中製造着從前所缺少的材料。

我經驗過這個，而且還記得我的靈魂的奇異的蛻變，當牠爲那些從牠自身中產生出來的各種各樣的感覺所充實而快活起來的時候。

但接着牠就開始消逝了。我們靜默了很長的時間，這時，我



們單獨在一塊兒，找不到一點談話的資料。這好像我們曾經蘊蓄着一份兒有限量的內在的財產，牠在我們初會面的新境界中消耗盡了，一點沒有留着什麼了。

我記得自己常常企圖着用假裝的溫柔，慇懃和關懷來把我倆從前所有的那種熱情和興趣之缺乏掩蓋在我們日常的親誼之中。就是這種時候，也沒有什麼足以摧毀我倆的生命的東西存在着。有的不過是（像我有時感覺到的一樣）對我自己感到一種漠然的不滿足而已。

這種情形，在春天，在春天的傍晚發生得特別多，那時，許多穿着最出色的衣服的人們在鎮外散步，穿着白色運動衣的青年們也在高松的蔭蔽之下的空地上運動。

在這樣的傍晚，我們在一个四週圍繞着正在開花的紫丁香的隄岸附近的一條長橋上一塊兒默默地坐着，當山鴉在他們的窠裏用着春天的聲調叫着的時候，我開始覺得生命在經過我們的身邊了。我覺得有一種東西在我們的心靈中停止了，我們的內心中沒有了那種似乎存在於週遭的萬彙的內在的活動，我們的銳敏和感受力都消失了——我們週遭的萬彙的一切活動都消失了。

我那時湧起了一個想頭，以為我的丈夫是不能完全辭其咎的，他好像不再像我自己那樣的感覺了。

他像一個看護人（Guardian）似的到處跟着我，他的緘默和沉靜在我的漠然的願望上震響着，以回應這春天的艷麗。

這好像我們是被判決了要永遠在一塊兒似的，因此我絕對

不能夠隻身跑到一個地方，那兒我可以照我自己的意思享受生命。

但要告訴他這些事情，却是不可能的事。他會深深地被惱怒了，而且自己又不能說出什麼話語，這反增強了我內心中大部份是對他的那種不滿意的感覺。

有一次我開始哭了，這哭是沒有顯明的理由的，我不能給我的丈夫什麼解釋。我有一種漠然的感覺，覺得我的生命已經停止了。樣樣東西都在動着，而我却是靜止的了，我站在他的身邊，不能告訴他我那種恐怕使他痛苦的情感。

這倒使我得到一個這樣的見解：你使這個在你身邊的人兒覺得一切都是好好的，他沒有使他煩惱的心事，因此就沒有改變你

倆的關係的必要，這種改變會使你引起他的誤解，而這誤解一旦發生，你們兩人的道路就愈走愈遠隔了。

我似乎應該感謝上帝，因為春已來了，而且發見我們依然是  
在沉靜的互戀中過日子的老樣子。但事實却不如是。我往往發覺  
自己在注視着我的丈夫，當他沒有看到我的警視的時候，同時我  
對自己想道：他內心中有一種東西永遠停止了，而他自己却連疑  
惑都不疑惑到這一點呢。

## 第二信

現在，對於這種事情毫無經驗的我，倒碰到下面的問題了——

爲什麼一個婦人的天性需要一個男子的愛？她需要怎麼樣的愛情？而真正的生活究竟包含着什麼？

在我，這不是一種哲學的論題，却是一種唯物的問題，因爲我覺得欺騙已經爬進了我們婚後的生活中了；我同着那一半隱藏着的，不爲外眼所見的『我』過着一種生活，而同着另一半的『我』——又過着全然不同的生活了。同時我不知道這隱藏着的部份，這隱祕的生活是否有存在的權利。

這種見解是什麼呢——我的靈魂的忠實，還是我的靈魂的淫邪？

什麼是這些事情的準則？我不能被那種舊道德嚴肅地領導着，牠說一個婦人一旦對着社會面前把自己肉體給與一個男子

後，連一個內心中離開這條正路的觀念都是一種 Crime（法律上的犯罪），一種 Sin（道德上的罪惡），都是足以毀滅我們的不貞。我們現在不瞭解這些語句的意思，但新的語句在那兒？牠們有怎樣的意思？

爲要使你更深切地瞭解我，我得告訴你過去發生的事情。

一星期前，我的丈夫跑回家來，快活地告訴我他剛才碰到一個自己童年的朋友。他過去時常談到他，談到他們不同的性氣，恐怕就是這種性氣給他們結合攏來的。塞治老是沉靜的，拘謹的，而他的朋友佛蘭第曼，一位藝術家，却是一個沒有一定不變的生活規則的人，有些糊里糊塗的，在他內心中，感情老是支配着決斷，不允許他過着一種有秩序的沉靜的生活。但同時他的內

心中又存在着一種使得塞治喜歡他的東西。

「他飛撲在我身上，吻着我，」我丈夫說，「當我告訴我已結了婚的時候，他緊緊地抱着我的腰，使我像一隻野獸似的在街上跳躍着，而引起路人的驚訝。於是他說自己就在今晚八點鐘要來這兒看看我選擇了一個怎樣的配偶。」

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最初的感覺，是一種顯明的驚駭。你知道我們現在是怎樣過生活的；我們只有一間房子，而牠裏邊又堆滿了各種雜物，連我們旅行用的箱子和簍子也在內。家務已將我的兩手奪去了所有的柔嫩，而我的臉龐也由於無心修飾的緣故，使我的外觀要比真實年齡大五歲。

我是在害怕着，當我想到這位特意來此鑒賞和贊許他的朋友

的配偶的人兒，會看見一間糊亂的房子和我這襯着未燙的頭髮和粗糙的兩手的無裝飾的形貌的時候。

如果一個朋友走了進來，看一看你，拙笨地說些寒暄的客套，藉以隱藏他真實的印象，而接着就忘掉你的存在，開始對你丈夫談着他們雙方互感興趣的事情，在這種時候，你不知道你的自尊爲了誰而感受痛苦——爲你自己還是爲你的丈夫？

爲了這個緣故，我開始感覺到自己必須預備接待這個審判官的來臨，他會宣告一個審判，這個審判，當作一種不偏不倚的評價，對於我們婦人的自尊是非常寶貴的。這是一種好像考試一類的事情。

我當時覺得煩惱，因爲我這忠誠的丈夫沒有想到我們認爲最



重要的事情——他毫不關心地請他的朋友今晚到這兒來。他剛才也許會領他的朋友同來的……萬一如此，那我該已做了一種從塞治的觀點看來是不能允許的不能解釋的事情——我該衝出房子，不和他的朋友見面。

我煩惱地想起他那種單把我看作一個「老婆」的習性：「她不過是個老婆，一切都沒有什麼不好。我知道她穿着起來是美麗的，有趣的，而這却和別人無關，他們是和她無關的。」

我必須做了三個鐘頭勞苦的工作，給我自身和這間房子整理起來。結果，檯子是罩上了一方潔淨的檯布，而那些箱子和簍子統統放到走廊中了。

我燙好自己的頭髮，穿上漂亮的鞋子和一雙僅有的絲襪。

在我未穿上衣服以前，我站在鏡前看看我兩頰的鮮明的紅暈，我這依然富於少年氣象的一頭黑髮，以及兩腿上的長筒絲襪，我覺得這修飾得很好看的頭髮和美麗的亞麻襯衣，是怎樣改變了一個婦人呀。

此刻爲什麼我感覺到一種特殊的好機會的意味？

這是我，然而又不是我。

我警視着我的丈夫。他照常坐在檯子跟前摘錄什麼東西，用一手的手指梳理着他的頭髮。我特意給他看了幾分鐘，疑惑他會不會看一看我。

我突然感到那種已經嘗過一些時候的煩惱，重又認識他那種對於一切事物的漠不關心。

「你還要坐在那兒讀書嗎？」我問，同時遏不住那種我對於他的苦痛的感情。

「你要我幹什麼？我沒有打扮的必要呀……」

他是很對的，但我覺得苦惱，因他用自己往常的沉靜的態度說着話，看着我的臉孔，好像我已穿着好了，而同時又好像他在我的形貌中看不出什麼變化似的。就是我穿上日常的工作衣，他也會用同樣的態度來看我的。

剛到八點鐘，時鐘響了。我看看時鐘，看出了時刻。如果那個人兒到這兒來沒有什麼特殊興趣的話，那他許會遲了一息，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許會早來一息，他會在街上踱來踱去，不耐煩地看着他的錶，直挨到指定的時刻的到來。

塞治跑到走廊中去，我伴着一顆跳動的心傾聽着。我聽見一種陌生的聲音，牠又快活又熱烈，這是一個來自新鮮空氣中的人兒的聲音，一個美麗的飄逸的男人的聲音。

爲了使自己的態度不致侷促和不自然，我摩理着檯布，這種動作實在是十二分不需要的，接着我又在鏡中給自己作了一次最後的審視。

我看見自己很美麗，我的烏黑的眼睛奮熱地閃光，我的白皙的臉龐，同那掛在我的頸項上而很美麗地壓着我的皮膚的黑色的鬚髮，成了一種對照。

「現在來會會我的老婆吧，」我聽見我的丈夫說。

這樣見面的最初一剎那，多少總有一點侷促。我的丈夫說話

說得太滑稽了，而這位客人是有禮貌的，他請求對方不要打擾他。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事情都很簡單地很自然地過去了，好像這位客人剛在昨天到過我們的房裏似的。

他走到門口第一眼的警視，是一個爲着自己而鑑賞一個婦人的男子的警視。

但這種警視只延長了一剎那的時間。而接着他又裝着另一種表情說道：

『我得說這個沉靜的傢伙知道自己應幹的事！……』

他走到我的跟前，裝出一種友愛的尊敬的態度，握着我的手。  
『他在學校時候看來老是一個笨貨，也許這正是他那時的倒運，』他接着說，並不放鬆我的手，一邊對我的微笑着的丈夫點

頭。『我剛才以為他的老婆是穿拖鞋，戴眼鏡的。哦，你這騙子！』

『現在請坐吧，』塞治搶着說，好像要終結了這種沒興趣的開場，而定心談論正經事似的，他於是轉臉對我說：

『現在，我的小人兒，讓我們定心好好地閒談一下吧。』他輕輕地拍着我的肩膀。

我看出了男子們所瞭解我們的，是多麼少呀……塞治，從他那對我的臨時的態度看起來，好像要向他的朋友炫耀，誇張似的。他是謙恭地愉快着，同時又稍稍有點眷顧的神情。『這兒是一個美麗的婦人，你，一個客人，必須對她表示尊敬，也許必須對她表示羞赧，而這個婦人就是我的老婆——你看我怎樣待遇她。』

一個婦人遇到這樣的情景就用一個微笑來回答，彷彿開玩笑似的說——『我有什麼辦法呢——他是一個丈夫呀！』

但他們不知道我們是怎樣看重爲一個態度良好的男子表示出來的那種不越軌的懇懇關切的敬意。

這和我的丈夫往常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是一個怎樣的對照呀。他現在會搬椅子給你坐，如果茶壺離你太遠，他就會遞給你，甚至因此而打斷了最有興趣的話語，也不顧惜。這使你感覺到自己是以吸力的重心，感覺到像看待無上的寶貝似的看待你。一個婦人在這種地方感覺是很銳敏的。她立刻就喜歡這個人來了，因他使她覺得自己是吸力的重心，不是在這兒祇爲倒倒茶用的。

做丈夫的則以爲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多年沒有見面的朋友的談話，不是對一個天天在一塊兒的親人——他的老婆表示慇懃。他以為在這個朋友來此訪會的時候，做老婆的應該照例坐在後邊。這使他在你的眼中變成庸碌的了，彷彿他的漠不關心的神情毀壞了你的生命，彷彿他在你看來，已經變成庸俗的了，像一件物事一樣，而且永不能瞭解和感覺你所瞭解，所感覺的東西。

當我這樣想着他的時候，我甚至遠避他的眼睛。

我默默地燉着茶，時刻警視着我們的客人。我心知道自己對他有怎樣的印像，以及他對他朋友的配偶作如何想。

也許在他的眼中，我不過是一個丈夫的平常的附屬品，如果他再度來看我們，他大概再不會如此用心了。



他剛才的寒暄不過是一種無足重輕的友誼的客套呢，還是我能夠從牠裏邊看出自己是一個這樣的婦人；她在別種情態之下，也會用一種只她自己明白的方法，接受一個男子的偷偷的警視？

我看到他第一眼的賞識的警視，和我丈夫同居的生活，使我對於這種警視感到生疏，其實，我得直說，我未曾從他得到一個這樣的警視。但這位客人並沒有再度看我，而我又問自己：

『爲什麼我要想望牠？……這是十二分不需要的呀。』

但同時我又對自己和周遭的一切感到一種漠然的不快，因他對我說些笑話，而說完後立時又撤回他的警視的緣故。彷彿他老在遠避我的眼睛，除了對我說話的時候，他大概希望只好用他所談論的話題來連接我們的興奮吧。

此外就沒有別的用意了……

他大致是這樣想的，因為我是他朋友的老婆，一個他不能有所要求的婦人，如果他延長了自己的警視，也許會得罪了她。

一個婦人真該尊崇這種行爲，但奇怪得很，她却不耐煩地渴望着從他奪取一個他能給與一個婦人的警視。

因此我開始把我丈夫當作一種覆蓋物。我坐到他的身邊，我把一手放到他那放在桌上的手上。我們的客人正在談着他在革命時期的遊歷，我的眼睛直瞪着他的眼睛。

如果我不坐在我丈夫的身邊，那要這樣固執地注視着他，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把我的下頷靠在我那放在我丈夫的手上的手上，而在

這種彷彿完全黏着在我丈夫身上似的親密的地位中看着我們的客人。我同時看到，當他對塞治說話的時候，他用着一種和談話完全無關的警視頻頻地看着我。有一次，在他的一個特別長久的注視的面前，我也沒有放下我的警視，同時覺得我的兩頰泛起紅暈，我的心兒也起了一種不平常的激動，而開始急激地跳動起來，好像受了驚嚇似的。

我本該立刻站起身來，忙點什麼事情，給這種神態以一種全然不同意義的解釋，而轉變了我們目前的關係的趨勢。

但是……這種感覺，在一度被體驗過之後，又要求再來一次，而此刻我倒伴着一顆跳動的心在找尋他的警視了。

發生了什麼呢？表面上是沒有發生了什麼，但從那時以後，

我們都有一些隱藏着的意味給與對方，如果塞治離開房間一息，我們就不能靜靜地坐在那兒，而把對方只當作相識的朋友看待了。塞治沉鬱地把他的的一隻手臂抱着我，心不在焉地在我肩上撫拍着。

這種眷眷戀戀的撫拍，開始印在我的神經上了。我竭力對他裝出溫柔，把我的臉頰緊壓在他的手上，眼睛一直望着他的朋友，好像我希望他看見我在愛撫別人似的。

他大概也覺到這一點。當他對我丈夫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注視着我；——雖然我感到內心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和一種麻木，但我依然繼續看着他的眼睛。

要說明在這種時候男女間交換着的警視在說些什麼，這是困

難的事，但這種靜默的，違禁的，至今還不爲別人所知道的接觸，給我充滿了一種不能忘懷的奇異的感覺。我覺得好像自己整個的身軀都充滿了潛在的活力，而這種活力就在我兩眼的閃光中，在或種心靈的擴張中，在喚醒這些意識的動作中給牠自己表現出來。

這是自從我丈夫第一次看我一眼後我從未在任何時候希求過的一種東西。爲了這第二次的獲得，我倒恐怖起來了，因爲這只有一個全然陌生的男人會給我這種感覺。

難道我不過是一個淫惡的婦人嗎，還是那些最端莊最忠厚的婦人也會感到這種感覺呢？

當他站起身來預備出走的時候，我同着塞治送到門口，把我

一隻手臂圍繞着他的頸項，使他看不見我的警視的去向，只是站着默默地看着他的朋友。我撫摩着塞治的頸項，把我的臉頰緊壓在他的肩上。他的朋友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立着，奮熱地談着話，雖然他的話語是對塞治說的，但他的眼光却落在我身上。

當我們的客人開門的時候，我有一種期待的奇異的感覺；他在門扉慢慢地在他後邊關上時望着我的當兒，我伴着難以解釋的快樂看着他那非常嚴肅的，沒有微笑的警視。

我們回到房裏。我的丈夫走到枱子跟前，倒了一杯茶。當我站在窗邊從旁看他的時候，我覺得那種亮光還沒離開我的眼睛，那種奮熱的紅潮也沒有離開我的兩頰。我不能對自己解釋爲什麼這樣注意地這樣好奇地望着他，好像我能夠在他的內心看出或種

東西來，這種東西，我以前從未看見過，也可以說我會經全然不同地賞識過牠。我知道自己應該躲開了視線，如果他看着我的話。

在我的腦子裏，有一個初次出現的問題：

「那一種是真實的東西，這一種還是那一種？」

### 第三信

——關於「欺騙」——

當我想起昨天發生的一切的時候，我疑惑着爲什麼我們婦人對於一切關於戀愛的事，總覺得難於說出真實來，在這種時候，

欺騙似乎拚命地抓住我們了。

在我方面，我不單在想着昨晚的事，這種事情看來不過是那種在我倆結合的開頭就已溜進了我們的關係中的欺騙的自然的结果。一個婦人沒有一天不在運用種種方法欺騙她的男子的。

什麼東西使我們扯謊？

那種時候總算已經到了，這時，我們有着忠實的，自由的男女關係，我們是獨立着的，我們有了平等的權利。我們，也像男子一樣是能夠謀生的了。我和我的丈夫一樣地工作着，我沒有像舊日時常臨到婦人身上的那種被趕出門外而得不到一片麵包殼的危險。彷彿戀愛是不存在的了，彷彿我們只在不斷的同居生活中欺騙我們自己，在這我們可以說真話的時候。



但真話終究說不出來。

正像一個婦人在完全依靠男子生活着時說着謊話一樣，現時這種同着地球上最親愛的人兒的親誼，也日益加甚地罩上欺騙的外衣了。

在婦人同男子的親誼中的欺騙，在雙方結合的開頭就開始了。牠的最初的形態就在我們感情的浮誇中表現出來。有時那個愛你的男子表示出他對你的感情的全部的活力，而你這時對他的感情雖然沒有那樣熱烈，但你爲了不得罪他的緣故，總不自覺地對他表示出比你真實感到的更爲熱烈的愛情。

我很清楚地記得那一瞬間的事。我在我倆新婚生活的頭一個月同着我的丈夫在一間戲院裏坐着。戲文已經深深地感動了我，

我完全忘掉他的一切了。他一手藏在我的膝頭和我的手籠的中間，當他靜靜地捏着我的手的時候，我因發覺自己忘却了他的存在而驚駭了，於是我也緊緊地捏着他的手以回答他。我捏着他的手，不是因為我對他有什麼特殊的愛情，正因為我對他全無感情的緣故。

你對於一個男人的情感的種種的表現，老是給以回應的，這不是因為你和他表同情，只因為你覺得不去傷損他，不公然表示自己的情感不及他所期望於你的那麼多，比較有利些。

這樣一來，一根無形的絲就織成了一個大謊，這個謊就滲進了你同那個和你共同生活的，甚至為你所愛的男子的親誼中，而同時，如果路上站着一個小小的謊，那就十分夠了：你走得愈

遠，這謊就變得愈大。

開頭，牠是和一種多少有點天真的想頭聯結着的：要對丈夫隱瞞自己對他的感情之缺乏，而後來，又要隱瞞最初爲別的男子祕密地在你內心喚起來的那些不可捉摸的不能理解的感覺。這些感覺是如此曖昧而不可捉摸，其實他們是沒有什麼真實的意義的，同時因爲牠們沒有什麼危險性，你甚至不能很認真地對待牠們。牠可以先是一個男子的拖長的瞥視，而接着又是他的再度的瞥視；再後來，你就越出了單純的好奇的境界而注望着他，疑惑着他是否依然在看着你。當你看見他依然在祕密地瞥視着你的時候，你就感到愉快和難以解釋的歡忻。

你不能對你所愛的人兒直說出這個，當你羞於接受自己這種

心坎中的最內層的感情的時候。當你出到鎮外去的時候，你看一看別的在同一領域內生活着的莊嚴而沉靜的婦人們，你就以為只有你能夠體驗到這樣的感情，牠們是不會臨到這些襯着端莊貞淑的臉龐的婦人身上的。

以為這些剝那的感覺沒有什麼意義這個想頭，會幫助你對丈夫面前掩藏了牠們。那個警視你的男子，一息兒就會離開了你的領域，而那種剝那的感覺，在一個鐘頭內就會消逝了。如果你要絕對地忠實，告訴你的丈夫你在碰到一個陌生男子的注視時有了怎樣的感覺，那他就會用一種全然錯誤的觀念來理解牠，你不知道牠會有怎樣的結局。

這樣的感覺，一個婦人也是天天體驗到的。

如果你，奧爾伽，一個純潔的人兒，如果你把自己體驗到的每一個感覺老老實實地告訴你的丈夫，那在一星期內，他就要把你看作一種充滿了罪惡和不道德的污溝，即使他自己也體驗到一些類似的感覺。因此，你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願，只把最平常的夫婦關係的一半洩露出來；不，還沒有一半：最最可愛的婦人對她所愛的男人也只說出百分之一的真話。然而如果一個男人看到她的溫柔可愛的臉龐，彷彿扯謊對於她的靈魂是一種不自然的完全生疏的東西。

也許偶爾你會在異常坦白的時候說出一些你的觀察，但當你講述的時候，你總裝出一副天真質朴的表情，好像這種行動在你看來是十二分不自然的，不能理解的。你只說出故事的一面：爲

什麼這個或那個男人這樣注視着你？難道一個男子對於素不相識的婦人也會有什麼感情嗎？好像你自己不知道這個似的！

的確，每一個丈夫，當他看出一個婦人對他的愛情時，就以爲她的心兒的純潔，正如每個貞淑的婦人的眼睛的明淨一樣。你注視他的眼睛，覺得自己不能把所感的一切都向最親愛的人兒宣布出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這是一種註定了的不能避免的事情；如果你把真話全般說出，那你就在冒着喚起他內心的驚異和嫉妒的險了，而同時你也許甚至會引起一種雙方間的隔膜。

—— 如果你把樣樣東西都騙了他，你就漸漸地使自己離開了他—— 這種情形也可以說是一種隔膜。

這是一種不道德的事。

做人是困難的，因為我們意識到有過於善良的東西存在着，而在我們自身中和在別人中發見了此種東西。

人們也許會覺得這些一時燃燒起來，忽又消滅下去的刹那的感覺沒有什麼嚴肅的意義，但他們却漸漸強迫自己習於欺騙。

但每一個丈夫，因為沒有發覺這個，却要求他的老婆把她的肉體和靈魂全般獻給自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那部份冒犯了他的特權的生活在我們看來是有罪的，必須騙了他的，即使牠不會觸到生活的內層。我們還沒有發展出那種敢於告訴他一切事情的力量，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又因為我們是隨心所欲地幹着自己的事，我們就說出一件事，隱瞞了另一件事。我們還沒有把自己看作各自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生命，因此我們往往允許不需要

的謊話來毀壞了很好的親誼，因為還像舊日一樣，兩個生命是融混在一起的。

因這緣故，欺騙就變成了一種社會生活中的要素。如果一個感覺被激起了，不是由於一個偶然的臨時的會面，却由於一種還得再次複現自己的東西，那末事情一定要從心理學的境界過渡到現實的生活，而且雖然你自己明明瞭解這種欺騙的重複，但你能夠避免牠。如果後來雙方間引起了一種隔膜，那也不會怪這強迫你說真話的「欺騙」，却要怪你和那個男子的共同生活，這個男子從前爲你所愛，而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不斷的障礙，使你形成一種單調的易於發怒的性氣，而同時他自己也老是易發脾氣的了。



我在前信中告訴過你我丈夫和他童年朋友的偶然的會見，以及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總該記得這次不是我同那個男子的僅有的會面，因此關於這個小小的事件，我不該允許自己欺騙我的丈夫。但我居然允許了，而這就是一種大規模的有系統的欺騙的開端。五十年前，當一個婦人完全是一個男人的所有物的時候，這種欺騙會被應用着。而這同樣地發生於現在的我們：已經獲得了自由的我們……

#### 第四信

「現在你覺得佛蘭第曼這人怎樣？」我的丈夫在他朋友去後

問道

我最初心想說些不滿意的話語，以掩蓋我真實的思想，但同時我本能地覺得這樣不大好；如果他剛才已經看出了什麼，那我的不滿意的話反會使他疑心。因此我說：

「一個很好的人兒，一個有趣的朋友。雖然他稍稍表示出自己的憨直，缺少自制力，但他卻沒有過份兒。我對他的談話很感興趣，一點都不厭煩。」

我用一個人用以說述無足重輕的事情的那種沉靜的語調說出這些話。

「你並沒有真正瞭解他，」塞治說，有些失望的樣子。「你們婦人家有時是不能瞭解的。」

「這也許因為沒有特別東西可以瞭解吧？」我用一種更沉靜更冷淡的語調說，一邊聳聳我的兩肩。在我看來，他剛才顯然沒有看出了什麼。

「那也難說，」塞治說，也聳聳他的兩肩。「我對他老有一種嫉妒的感情，也許因為他佔有這許多我所缺少的品性。」

我下意識地覺得這話是多麼真實呀。

但是，難道他在說着這同樣的品性嗎，難道就是當我把他那個充滿着一種老在我們婦人身上起作用的活力的朋友，同塞治的那種帶有哲學家氣味的沉靜，謙和和笨氣比較着時湧現在我的腦中的那種品性嗎？

我高聲說：

「爲什麼人們不去——而你就是這樣的——看重自己所有的品性，而徒在欽羨他們在別人身上發見的那種絕無價值的東西！一個男子的『忠實』和『有恆』一類的內在的品性，對於一個婦人是比較寶貴得多了！」

我沒有說出我的真情：我爲了使我所愛的人快活而扯了謊。如果我是忠實的話，我就該把自己真正感到的一切告訴我的丈夫。我應該說：『隨你怎樣想吧，我對於初次見面的你那朋友，比我一向對你更覺得親熱些，同時還有一種你從未給我過的感覺。你剛才享受着那奮熱的談話，你享受着當我當你朋友面前給你的撫愛，但我甚至不記得那談話究竟談些什麼。你是獨自一人在說着話，而我們兩人的奮熱是聯在一起了，不是用那談話來聯

接，却用一種當我們的未曾爲你看見的警視接觸時，在我們內心被喚起來的東西來聯接的。我的撫慰是給他的，不是給你的……」

我還應該這樣說：

「我預期着你關於我對你的朋友印像的問話，我預想好用什麼答語來欺騙你，而最後我決意把我對他的真實的情誼掩藏在一種贊美——一種無足重輕的贊美的假面之下。此刻我知道我在自己面前放出了一種自由，以滿足我的靈魂和肉體的熱望，我知道你不會嫉妒地注視着我，我知道你甚至會被惱怒，因爲我是感覺麻木，漠不關心，而不會分擔你對佛蘭第曼的熱情。在別的時

候，如果我看到你的溫和的微笑，看到你的專誠，我也許會被自己對你的愛情所激奮，而突然感到一塊東西塞在我的喉嚨裏，但

在目前，在我必須把你同另一個男子比較着的時候，你只能喚起我內心的憤激而已，因為你的溫文，你的柔雅，不會給我的靈魂什麼活氣，只把牠關閉在一處狹小的無生氣的環境中而已。」

我應該說出這一切的話。

但要對自己親愛的人兒說出這樣的話，這是可能的嗎？

我們是這樣慣於把自己的生活看作那個我們所鍾愛的，和我們共同生活的男子的生活的一半，竟使我們連想都怕想起牠，更不消說去說述牠了，好像一想起牠，我們就偷了他的財產，好像我們對他有些不忠實了。我們憐憫一個和我們共同生活了好多年的男子，我們沒有那種完全出其不意地給他一個這樣致命的打擊的勇氣。

我們扯着說，躊躇着，拖延着直到我們的內心湧起了憤激，直到我們對他完全沒有愛情了的時候。那時，我們就把那些可怕的老實話像雪崩一樣地瀉在他的身上。

我們老在等待着，直到那作為這種不斷的狡辭和欺騙的結果的憎恨燃燒起來，而只有在我們憎恨那些障礙的時候，我們才有勇氣和臉皮去對我們所愛的人兒說出那些在他覺得異常可怕的事情。

這一切說明了我們的同居生活是很不容易了結的，使我們可以愉快地感激地去記念牠們。我們差不多老在伴着類似苦痛的討厭的東西而最好給牠忘却了的那種不滿意的感覺記念着牠們。

我很清楚地認識這一切，但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依然都在扯

謊。

我應該這樣警告自己：『在牠還沒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以前，停止扯謊吧。』——但我不想對自己說出這句話。我服從那誘引着我的東西，我不能而且不願去反對牠。

牠是什麼呢？是一種放蕩呢，還是那對於一種新的生命的流露的合理的要求和我的本性對於內心的生命的停止的抗議？

我不知道怎樣對自己回答這個問題，我只是停留在一個思想上：他會不會再來呢？如果他再來，會發生什麼結果呢？我從沒有對塞治提起他的朋友。當他有一次說『我們今天應否請佛蘭第曼來？』的時候，我無足重輕地回答道：『隨你喜歡，我不管。』



## 第五信

### ——關於婚姻——

這次同我丈夫的朋友的會面非常清楚地昭示我一種一個婦人不能從結婚中獲得的，沒有丈夫能夠給與她的東西。

我得承認事實上確有那種婦人的存在，她們完全滿意自己的生活，繼續朦朦朧朧地，沉靜地，愉快地過着日子，而以她們的貞淑自傲。但我還沒說起另一種婦人，她們一生只有一度的舒展，而在其餘的日子中從沒有噴射出一顆生命的火星。她們不瞭解生活是一種活動，她們給牠瞭解作一種靜止的好好地安排好的

東西。

現時的婚姻所以宣告破產，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婦人們到處感到一種新生命，於是把自己從一個過着靜止生活的人兒扯了開來；因她現在是自由了，所以她就跑了開去。

男子們感覺到這一點。當他初次會見婦人的時候，他欺騙着她，就由於這種欺騙，他獲得了她。在這種初次認識的時候，他裝出敏感，謙和，而且富於情感的樣子，他表示這些最高尚的品性，不單在他想引動婦人時存在他的身上，却是任何時候都是存在他的身上的。他僅僅爲着此種最初的會面和婚後的初期生活而穿上愉快的外衣。

單單身體上的美麗，是不能夠真正引動婦人的。你自己總該

知道，婦人們往往鍾愛於那種十分醜陋的男子，在他身上她們能夠感到一種健全人格的威力的；她們老是依據他的內在的最高尚的品性而評判他的。

也許這是人性本身的呼聲吧，牠爲着健全子孫的生產而要求那些最高尚的人類品性之集中，在這種時候，婦人覺得自己不是去滿足她的靈魂的意慾，而是去迎合生理學的法則。但這也是一樣的……

事實是這樣的：一個婦人的心需要不斷的擴展。需要內在的活力和豐滿，而在婚後的生活，這種不斷的擴展是很少很少碰到的。

（自然你會瞭解我沒有給這個字以什麼特殊的意義，不過給

以「生命的創造之發展」這樣的意義。有些卑鄙下流的人老在從婦人的內在的自我說出來的每一句話語中找尋着一種猥褻的和輕浮的意味。)

舊日的婦人是沒有這樣的事情的，也許因為她沒有在自身中意識到一種獨立的創造的東西。她一結婚，她的道路就和她丈夫的道路融合在一起了，如果有時她的內心中，有一種生命醒過來了，更正確地說，就是一種覺得不是在過着真正的生活的意識醒過來了，她的丈夫就在她的內心中壓服了牠，而她自己也急急地撲滅了每一顆火星，爲要做個沒有獨立性的，忠誠的，其實是蠢笨的順從的妻子。

現在的婦人感到自己的獨立的存在了，同時那些道德的保護

人在婚姻的墮落中誇耀着勝利，因為那些道德上的鎖鏈已被扯下來了。

這不過證明了男人毫無準備，沒有理解力，甚至對於現在我們內心中所起的巨大的變化，疑惑都不疑惑。這種變化不單在我們受過教育的婦人的內心中存在着，同時也在那些工人的女人們內心中存在着，她們在自身中感覺到一種要求自己的擴展和活動的人性，她們不再是洗衣婦，廚子和一個丈夫的老婆了。

她們感覺到這一點甚至比我們更爲強烈，因為時間更突然地把這種意識帶給她們。

有些已在恐怖着的人們，徒然地企圖着拉回這種生活行程，給牠縫補上一片片過去的好生活，此外還加上許多關於日常的道

## 德標準的故事。

主要點是這樣：從婦人中已經創造出另一種人了，牠有牠自己的生活行程。這對她是一個大事件，牠使她的家中的男子們起了許多誤解，甚至使她自己也起了誤解，但她寧願走出家門，踏上新的道路，被人扯毀，被人污辱，而不願等待那些在這次嘗試中獲得的傷口完全痊癒，重又回到她的終身侶伴的恬靜的懷裏去。

我們與其和那些不到任何地方去的，甚至不懂得怎樣行走的無腿的人們做侶伴，還不如沒有侶伴，獨自行走好些。

但這些無腿的人們不會這樣容易釋放我們的。他們會害怕地回返到舊道德那兒去，他們會提起『婚姻的永久性的保障』的問

題，因為，雖然他們此生依然還能夠再度套上快樂的外衣（再吊一次膀子，結一次婚的意思——譯者），但要他們把一個女人看作一種獨立的個人而不是家庭的一分子，這却是辦不到的事。

戀愛往往給我們婦人帶來一種新的生命的啓示。這種啓示是一種工具，我們由牠而得到對自己的瞭解，我們由牠而獲得發展和擴張。

男子們只想愈速愈妙地獲得一件東西——所有權。

一旦這個目的物被獲得之後，你可以毫無疑義地告訴自己：事情是完結了。從此以後，獲得了他認為最重要的東西以後，他就不再給自己假裝成一種比本來面目更優秀的東西，他漸漸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他從前流露着的那種活動和精力，此刻都變成了一種租借來的離奇的東西，好像一個侍者爲了一場宴會而穿上一件燕尾服一般。

他現在變成懶洋洋的，而對於一切事物都漠不關心，他所有的洋洋自得的熱度都消逝了。他對你的那種聚精會神的專念，換成了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態了。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其實這幾乎是滑稽的事情：當一個男子未同一個女人結婚以前，他情情願願地伴她走着很長的路；爲了實踐同她的約會，他起身比往常要早兩個鐘頭。但後來，他却表示自己不願意走動了；當她要求他一同出去散步的時候，他反而懊惱起來了。



只在他預期獲得他認為最重要的東西的時候，他纔同她跑來跑去。

當她不再能像新的東西一樣地激奮他，引動他的時候，他身內所有的奮熱立刻就消逝了。

在我看來，一個已經獲得了一個婦人的男子——一個丈夫——和一個愛人之不同，正如一個毫無所用的人和一個天才之不同一樣。

在人生舞台上，如果一個男子坐在一個婦人的身邊，倚着手仗，望着對面，默默他用他的眼睛跟蹤着過路的人們——那就是一個丈夫。

如果一個男子有一種淡漠的，乏神的注視，有一副沒趣的沉

靜的相貌——那就是一個丈夫。

如果一個男子同一個婦人默默無言地坐在一間咖啡店裏，當他們等待着進食的時候，他在讀着報紙——那就是一個丈夫。

如果那個男子首先走出了咖啡店，那婦人慢吞吞地跟在後面——那就是一個丈夫。

唉，我們的丈夫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會知道那個坐在我們內心中的嚴厲的鐵面無私的審判官，記錄着他心中的一切極平常的東西的形跡。如果同時另有一個男子站在旁邊的話，那末一個丈夫的最細微的疏忽，他的態度中的最難發見的錯誤，都被你抓住了，當作他待你的冷淡之一種證據，而同時又似乎給與你反應那另一個男子的權利，這個男子在你看來是溫柔的，敏感的，他沒

有流露着你在你丈夫身上看見的那種熟習的冷淡。

婦人常常找尋着自己丈夫的保護，常常徒然地找尋着他的幫助，而他則站在旁邊，蠢笨的，淡漠的。

你知道一般的婦人在自己的感情中是多麼嚴肅而爽直呀：一個對她漠不關心的男子，在肉感方面說，簡直使她討厭到憎恨的地步。他給她的每一個接觸都使她討厭到戰慄起來，使她不知不覺地想驚嚇地逃了開去。甚至對這些問題有了這樣的見解的她，還依然繼續和她丈夫玩弄着肉體的接觸，雖然她對他一點感情都沒有了。

但在夫婦的生活中，我們體驗不到那種道德意識上的顫悚，這顫悚，我們在碰到一個平常的陌生人的接觸時，應該感覺得到

的。我們只體驗到一種心靈上的不滿意的疲勞和笨滯，甚至還體驗到一種做着錯事似的漠然的感覺。

然而我們不覺得自己在做着一種當真不能允許的，當真討厭的事情，牠所有的猥褻和可恥的意味大概不爲我們感覺得到，因爲我們還是下意識地覺得自己是我們丈夫的財產，不是全然獨立的人。我們甚至覺得自己對於他們沒有情感，是不應該的事。

在經濟方面，我們是自由了，但大概我們還沒認識對於自己生命的自覺，沒有認識全部的自我，因爲這個緣故，我們依然繼續過着同居的生活，雖然各自對於對方都沒有什麼吸引力了。

那種合法的夫婦關係，雖然是十二分的無情和冷淡，但似乎依然還該遵守的。

大概我們的見識和習慣的自動力在這件事中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吧。因此，在我們和丈夫同居的生活中，要知道何時何日才能給我們自己從欺騙和賣淫中拯救出來，却是困難的事。

我們往往感覺到我們丈夫的沉靜的，冷漠的，無聊的擁抱的全部的卑鄙，當我們突然湧起了純正的熱情的時候。只有那時，這些夫婦關係使人疲倦，使人討厭。

但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婦人一定要從一個男子跑到另一個男子嗎？——有些道德家會惡意地問，像往常一樣，把我們的這種思想包裹在一種下流的猥褻的假幕之中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不過如此：如果我們已經升到了能夠過問我們自己的事情的地步，我們不應該再被壓服下去。

這是在我自己方面說的，但在大多數婦女方面，還沒有好多  
人有一種毫不苟且的感情的真誠，和一種真實的活動的和生命及  
愛情的接觸之需要。人的個性愈卑下（即愈小現露着牠的創造的  
原素），則牠所扮演的事情愈簡樸，人的才能愈多，則他的個性  
愈高尚，這些男女關係由他看來愈崇高，愈不通俗，則他愈離開  
他們固定的目的物而生活着——這是各方面的連續關係。

我得重說一句，有些婦人絕對不知道這一點。

但那些已從戀愛（即心靈的擴張）上，從完全的自我的認識  
上獲得了過份的賞賜的人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把這精美無比的  
武器（Weapon）變為一種興致索然的娛樂的武器，這種娛樂，大都  
只因爲丈夫在早晨醒來而記得你正躺在他的身邊的緣故而被扮演

的；如果你睡在別間房裏，那麼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了。

我們帶着厭憎的淡漠的神情，濫賣了那種爲靈感，活力和啓明的源泉的東西，在這種地方，我們比畜牲更要卑下。我們夫婦關係的合法，不能拯救我們的。

你看我說理說得多麼好，多麼巧妙呀。但當事情不是關於說理，而是關於生活的時候，我却恰如舊日一樣，找不到給我的行動以一種真實的表現的勇氣。我的內心的真實，依然不敢抬頭，而一直像一個私生子一樣，給自己隱藏在欺騙中。爲了這個緣故，我沒有告訴我的丈夫我在他的朋友來臨時有着怎樣的感覺。

## 第六信

一個婦人對她親愛的人兒隱瞞着這樣的事情，是有兩個原因的：或者她希望這種事情不會再度發生，因此毫無需要地去攪擾她的丈夫，是很不值得的事；或者她等待着這種事情繼續發生，因而不去告訴她的丈夫，使他不能妨害後繼的事情。

我不知道那一種推理在引導着我。我不能強迫自己給牠以嚴肅的思想，不能明確地盤問自己究在想望着什麼。彷彿這些問題教我們害怕，所以我們沒有那種正面察看事情的勇氣。

我沒有對我丈夫說起佛蘭第曼，我也許已經給他忘懷了，除



了一次我順便說道：

『如果你再要請你的朋友來，請你事前通知我，讓我可以給房間整理一下。』

我丈夫說，他下星期請他來，如果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話。

『這與我無關，』我答。

當佛蘭第曼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我曾爲了我的驕傲，爲了怕他或許不會贊許他朋友的配偶，而興奮起來。而這一次我却被激動起來了，因爲我看出了他的贊許，但不知道此後會發生什麼。我們的眼睛怎能在那橫在我們中間的東西的背後相會合呢？

.....

他在星期日的傍晚來了。

當我聽到他的聲音的時候，我的心兒開始跳動起來，我的指尖顫抖着。

「讓我們到「厄密塔治」去吧，」他進門後招呼我說——「那兒今天有好戲。」

「好，我們可以去的，」塞治說，一邊躊躇不決地望着我。我同意了，於是戴上我的帽子。

塞治到房外有事情去了，只有我們二人留在房裏。我站在鏡子面前，後背朝着佛蘭第曼，我立刻開始討論我們能否買到票子，討論那兒觀衆會不會過於擁擠。

我說着這些話，爲要避免一時的靜默，爲要利用通常的談話，來阻止那在我們第一次會面時露形過的事情之發生。但當我

警視着他的時候，我們雙方都瞭解我們目前談話的目的，在於遠避我們靜默的警視的接觸，當我們單獨在一塊兒的時候。

我的丈夫回到房裏來了。

當你結了婚，老是同着你丈夫出門的時候，你對他在婚後不久就表露出來的那種毫無生氣的沉靜和冷淡，往往是很熟悉的。

如果他是個固執的男子，那末當你要求他預備到什麼遊戲場去的時候，他會惱怒起來。

如果他是沉靜的，懦怯的，他就感到煩躁而不樂意，他會默默地看着你。

爲要給他從鬱悶中救拔出來，爲要不致糟蹋了這個黃昏，你就不得不問他爲了什麼事情，不得不對他表示關懷和情感。

有時你假裝沒有看出他在發脾氣——你對他說笑話，你對他笑——其實都是爲着你們兩人而出此的。

不管在那一種情形之下，你的腦子裏總有這種思想在逡巡着：『既然我們雙方都感不到絲毫的樂趣，爲什麼我一定要他同去？』但因爲我們是必須同居的，我不得不忍住我的脾氣，如果我發起脾氣來，而獨自個兒出去，那末這種行爲的報酬就開始了——接連好幾天不說話。唉，這種靜默呀！……否則就來了責備，說我老在渴望着脫離他的視域。

我對這一切都習慣了，但當第三者——一個流露着決斷力和活氣的男子，這種決斷力和活氣，差不多每個男子在他初次接近一個婦人時都是流露着的——加入了我們的時候，我丈夫的溫順

的形貌消失了牠所有的特點，而開始引起我的惱怒和厭煩。你彷彿不單用你自己的眼睛，同時還用那個伴隨着你的男子的眼睛輕視你的丈夫，你對他感到惱怒和羞恥。你之所以感到惱怒，不單因為你不能以你丈夫自傲，而同時還有正相反の意味。

這些在半意識中的懊惱的思想和感情是討厭的，但牠們又像是離開我們的意志而獨立存在着的。你沒有方法可以對付牠們，你只感覺着自己是分成兩半了——一半是傾向你的丈夫，感受着他的溫柔，而結果又感到懊惱，另一半是傾向那個朋友，心想感受他的奮熱和歡忻。

結果就使你在自身中感到一種不自然的興奮。

我們到了戲院了。佛蘭第曼要去買票，但我却教我丈夫去

買。爲了某種理由，我們默默地站着看他走到那圍繞着人衆的售票處去。他豎起趾尖，從人羣的頭上望了一望，接着又看看四週；當他看見我們的時候，他聳聳肩膀，雙唇失望地掀動着，彷彿表示：人衆過於擁擠，事情很難辦了。

我表示不去注意他那副束手無策的形相，旋轉我的背脊，開始對佛蘭第曼談話了。

我不記得自己那時談些什麼。我當時談話的目的，不過是要使自己去看我丈夫豎着趾尖站在那兒就是了。

『看來他好像要失敗了，我去幫他忙，』佛蘭第曼說，『我弄慣了這種事的。』

他和氣地說了這些話，好像他很瞭解塞治，而認塞治這種東

手無策的神態，是一種慣習的，使人歡喜的懦怯的表現。我也瞭解這一點的，但在一個客人的面前，我依然覺得牠是不愉快的。牠彷彿給我的身價降低了，他也許會湧起一種非我所願望的印象，以爲我對於像塞治這樣一個男子都感到滿意，那末像他自己這樣男子的慇懃，我一定喜歡接受的。

佛蘭第曼來不及去幫他的忙，因爲他經了一番徒勞的努力之後，已經轉身回到我們這兒來了。他一邊聳着他的肩膀，一邊說他沒有辦法，說有一個粗魯的傢伙擠到他的面前，給最後的三張戲票搶去了。

我不知道怎樣說纔好，我感到這樣的懊惱，我竟要哭出來了。

只要塞治生平有一次（甚至對着一個對我還是陌生的客人的人兒面前都可以使得）表露出他的活力，敏捷和一種想使我高興的願望，我就會覺得自己和他的朋友中間橫着更牢固的壁壘，更有理由可以對他驕傲，更使他不可接近。

過一會兒我說道，眼睛並沒有望着我的丈夫：

「爲什麼他們把那三張票給與一個無權可以獲得牠們的人，而不把牠們給你呢？」

「我們立刻就給牠挽救過來，這種不幸，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佛蘭第曼說，一邊走到售票處去。他那愉快的微笑的臉龐在那洞口現露了一秒鐘，於是急急地跑到另一個地方，立刻拿着一張三個額外座位的票子回來了。



這真是很小很小的事情——戲院裏的座位呀！就是我們一張票子都弄不到，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不幸。但這件事不是由於我的丈夫，却由於一個引動着我的客人來完成了，這一點使我懊惱。然而我又有一種冷淡的嚴肅的願望，願望獲得一種我可以依靠的東西——而結果一點東西也沒有。

「事情已給挽救過來了，」我的丈夫說，「你老是一點不如意，就懊惱起來。」

「是的，但這是別人挽救的，不是你挽救的，」我心想這樣說，但我終於給自己遏制住了。

佛蘭第曼因為看見我的不樂意的神色，向我俯過身子來，微笑地望着我的眼睛，說：

「這沒有什麼，無論如何，此刻一切都是好好的了。」

他用臂肘輕輕推着我，像在行使一種勸慰者的職權。接着他對我丈夫的悶悶不樂的形相點着頭，說：

「他是不會弄這種事的，我認識他二十年了，而現在他依然和過去一樣。」

我很感激他這句話，彷彿他瞭解我目前的感覺，心想引起我對自己丈夫的意見似的。

塞治，依然爲了他的失敗而困惱着，說：

「但他究竟怎樣擠進來的？他從人叢的外邊擠到我的面前，給那些票子搶了去！」

我只是望着佛蘭第曼，我這時再沒有什麼不滿意的感情，我

哄笑起來了。

我的丈夫也變得快活些了，當我們坐在戲院中的時候，我在這兩個男子的中間，他的身子彎過我的身子對佛蘭第曼說：

「散場後你一定要回到我家裏喝些東西。」

我的心兒停止了。我覺得自己應該喊了出來：

「不，不要來！」

但我不能對我丈夫面前說出這樣的話，而且我又是女主人，我不得不附議這個邀請。

因此，我用一種沉靜的友愛的語調說道，這種語調，絲毫沒有表露出我們兩肩相觸地坐在那兒的時候雙方所感到的感覺：

「真的，這倒是很好的。」

你知道自己有了怎樣的感覺，當你同丈夫一塊兒坐在戲院裏，而同時你身邊又坐着一個在懵昧的半意識的狀態中引動着你的男子的時候，你們雙方依然都在害怕着——他怕對你公開表示他的感情，而你怕他知道你已經感覺到了他的感情，而同時那種可以感覺得到的他的肩頭的接觸，那種沒有使你遠避的他的肩頭的接觸，就是一種使你無力抗禦的東西。因此，爲了掩藏你的激動和興奮，爲了迷惑你的丈夫，你就給他無謂的煩擾，有時甚至緊緊地壓在他身上，使他不曾看出這種動作中和聲音中的激動，這種激動，不是被他，却是被另一個男子的肩頭的接近和牠的輕輕的壓迫所挑動起來的。

我沒有看見舞台上的東西，只在戲文完結了後，我覺得一種

有些人一生從未感覺到過的感覺，已經消失了。但我的內心已經溜進了那種我不想而且不敢對自己承認的欺騙。

## 第七信

男人中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瞭解，那就是差不多所有的男子都有一種共同的特性。

我已看出了：如果一個男子爲他朋友的老婆所引動，那不論他們的友誼如何深切，他總是不會看友誼的面上，而努力遏止這種誘惑的。那唯一的可喜的例外，是當那朋友的老婆的相貌不好或年紀太老的時候。

丈夫自己往往強迫你做這種事。例如，當我們到家的時候，塞治不斷地忽而走進房來，忽而走出房去，好像有意給我們單獨留在一塊兒似的。

當我說要去預備晚餐的時候，他就抓住我的手臂，帶着談諧的神態，給我放在眠椅上，緊靠着佛蘭第曼，教我別惱，他會給一切都預備好的，同時又教我們用閒談來取樂，教我們喜歡什麼就幹什麼。

我不瞭解這個。牠不過是他的心的極端的天真或對人性的極端的信任嗎？或者牠是想給他無須加以疑慮的自己的朋友以一種對他老婆的更深刻的認識的那種誇矜的意欲，正如一個領有許多鎗桿的人總要把最好的鎗給他的朋友試放，使他更能抬舉牠的價

值，使他嫉妒牠的主人。

在我看來，後者比較更正確些。

這又把我們領到另一個支節問題上去，就是關於「嫉妒」的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的特質。他們以為嫉妒是對於一個婦人的自由人格的一種不能允許的侵掠，每一個知識分子都處處表示嫉妒在他看來是一種殘物，一種「落後」的表徵。

在另一方面，那些知識分子又有許多提倡自由的格言，牠們在理論上是很被尊崇的，但一碰到事實，他們的自由主義往往為最狹隘的獨斷主義所代替了。

當塞治離開房子的時候，我們二人都不自覺地從對方移開身子，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

「你覺得，」我問，「自己能夠在碰到別人時和他們談着一種不會給你什麼印象的談話嗎？當你同那種和你有密切關係的人——和你共同生活了許多年的人談話的時候，情形正是這樣的。但當你偶然碰到一個全然陌生的人的時候，你就覺得自己能夠同他談着那些永不會在你和你的親人中間談起的事情，甚至不知道自己具有那種能以少數言語吸引住這偶然相會的朋友的力量。」

「……你對這一點甚至會覺得驚駭，就是：你自己還沒有認識自己的內心具有什麼東西，而這個男子却似乎感覺到牠了，」佛蘭第曼微笑地說，「是的，我很知道這種感覺的。這因為有些人具有一種別人沒有的內在的生產力。什麼是內在的生產力呢？誰會解釋牠呢？……人從世界獲得一些東西，讓牠經過或種程



序，濾到他內在的自我，盡可能地保藏着，而接着他又把牠當作自己的東西還給世界。人愈偉大，愈能生產這種東西。」

「這正是我一直在想着的意見。但爲什麼只有千萬分之一的人在過着這樣的生活？」

「因爲最困難的事情，是要看出那種最接近你的東西。你必須在別人的鏡子中看你自己，相信你自已，但一旦相信你自已開始生活了，」佛蘭第曼說。「一旦你開始過着這樣的生活了，那你所生產的這種材料就愈弄愈多，而這就變成了一種連續的無窮盡的活動。」

「這正是我時常對自己說的話語，」我驚異地說，「兩個人怎會說出同樣的話？」

「大概因為我們觸到『真實』了，種這真實，在任何人的心中都存在着，雖然差不多沒有眼睛能夠看見牠，差不多沒有誰有力量不單去認識牠，同時還憑牠來生活。如果我過去是憑牠生活着的，我也許成爲一個大藝術家了。但單有這種願望是不夠的。」

佛蘭第曼一邊這樣說着，一邊好像很機械的，全爲他的論題吸引住了似的抓住那掛在我的胸前的小鎖，玩弄着牠。我皺起眉頭直瞪着自己的面前，竭力探索他的話語的意義，而同時他的這種動作在或種意味上給我不能解釋的喜悅，雖然牠似乎不是重要的事情。他的肩頭和我的肩頭的接觸，也是很愉快的。

「這個『真實』的價值，是不能估量的。牠需要絕大的內在的努力，一種絕大的犧牲，而且還需要第三者的眼睛和耳朵去證

實牠的存在。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你差不多在說着我自己的思想呢，」我說，驚異地望着他。

「恐怕你比我更快活些，」他微笑地說。

「爲什麼？」

「或許因爲你是婦人，婦人老是比我們更能夠伴着不能稱量的東西生活着。」

接着他又加了幾句慘淡的隱語：

「需要恆心，還需要絕大的努力……單是懂得，單是空話，是不夠的。但我爲了和你談了這些話而感激你；我從沒有同塞治談過這樣的事情，雖然我們一塊兒工作着。」

我原想說幾句話，但塞治剛在這時走進房來了，我們雙方都

覺得不能在他面前繼續我們的談話。何況他又說：

「哦，你們在談着什麼哲學問題嗎？」

我紅着臉，依然一聲不響。在我，這不是什麼哲學，却是一種歉忤，因為居然有人首肯那橫在我的內心中的無結果的，未被表現的東西。

這種意識是在我心中存在着的，但我還沒有充分的力量和勇氣來大聲地，公開地說出我的感情，這感情是這位客人給與我的，不是我的丈夫給與我的。羣衆的心智的特點，在於牠把最高的東西拉到牠自己的理解力的水準上來。例如：在一個藝術家和天才的靈魂中，那種對於一個婦人的愛情感動了他，結果，這種愛情就被再現在不朽的藝術品中，但在一個老在談着貞操的尋

常人的口中，這種愛情就變成了一種具有雙關意義的東西，對於這雙關的意義，人們連想都想不得的。

直到現今，我們都在過着這樣的內心生活，不敢說出我們的真實的情感，因為牠們越出了大家所允許的範圍以外了。

我實在應該用下面這樣的字句來表現我的感覺：

「那種非法的，通常的規準認為不道德的同一個陌生男子的親近，給與我擴張心靈的全般的力量，而同我不會給以反應的我的丈夫的合法的親近，却留給我一種乏味的平淡，我伴着我的丈夫消磨了所有的心靈的擴張和創造的活動的泉源，而除了一些毫無興味的疲倦和對於或種自己毫不明瞭的事情的悔恨的渣滓外，什麼也沒有拿回來。」

但我覺得自己不能夠而且不應該說出這個來，尤其對我的丈夫。那些從正派的尋常人的隊伍中出來的道德家，帶着一部秘密的聖經偷偷地溜進每一個社會的和政治的團體，毫不躊躇地穿上革命者的外衣，因為這樣可以加強他們的行動的力量。這班道德家一向教我們畏避自己的真情，而同時我們也一向覺得自己是小偷，是嫌疑犯，是小學生，而不是那種對於被給與的生命負責任的，不需要別人的監察而他們自己會傾心於生命之社會的價值的人們。

我一時爲這種思想所苦惱：如果一個這樣的道德家此刻看見我這樣坐在眠椅上，他一定會狡詐地猶笑起來，因爲我現在的外觀完全是猥褻的。不錯，正是如是！我時時刻刻盼望着他的肩頭

的接觸，我是這樣地靠近他呀。

如果我勇敢地，公開地說出我所想的和所感的東西，那末按照關於『淫猥』的一般的見解，我應該是有罪的。我靜默着，把那種一顯露出來就恰如那些道德家所想的一樣的真情掩藏起來，我自己也斷定這是一種不能允許的非法的東西。我甚至沒有勇氣現出我本來的面目，沒有勇氣承認我內在的真情。

『只要看看現在的生活呀！』我的丈夫說。『我們從前往往在運動場上同女孩子們滑冰，玩耍，幾乎給自己弄得精疲力倦，但現在呀，一切都似乎呆板而單調……從前的日子多麼好呀！』

他們開始回憶過去了。我剛在戲院裏感覺到那種奮熱的豐美的空氣，此刻已換成了一種深沉的凝神默想的狀態了。佛蘭第

曼的手正在我的臂肘上邊撫摩着。

我覺得自己永不能再和我的丈夫靠在一起坐着了。我不能，因為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實際上是不爽快的，不可能的。

我的丈夫離開房裏了。

我轉臉對着佛蘭第曼，朝他看了一息。

我們雙方都沒說話。

當我的丈夫回來的時候，我不讓自己有思想的時間，我帶着掩藏一切事物和欺騙別人的本能的習慣，很快地從佛蘭第曼移開身子。

這樣動作是不大好看的，加之我們又默默無言，連爲了面子關係而說了幾句毫無意思的話都不能夠。



我的丈夫進門時給我們這邊看了一看，看見我正在從佛蘭第曼移開身子，看見我的裙裾縲縮在兩膝上。

塞治前幾次進門時老是說幾句這類的話：

「我剛才主張看完戲後來這裡坐坐，這想頭並不壞呀。」而這次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他開始在伙食檯上默默地忙些什麼，雖然這時他絕對沒有在那兒做事的必要。

大家足足靜默了一分鐘。

「你此刻爲什麼在那兒玩把戲？我喜歡我們統統坐在一塊兒呀，」我說，好像我沒有覺察出他的神情似的，好像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錯處似的。欺騙的壓力重又壓迫着我。我竭力勸誘自己相信他並沒有覺察出什麼。我不想而且不願想這件事已使他感到

苦痛。那在我看來是一件無足重輕的事。我只希望他坐在慣坐的位置上，這樣使我又有機會可以更接近佛蘭第曼的身邊。

這好像我們二人已互相調換了。從前他竭力要想坐在我的身邊，而我却遠避他。此刻我竭力要坐在他的身邊，而他却似乎竭力在阻止這個，而且變得很沉靜了。他沒有從前那樣坦白地看着佛蘭第曼了。

當塞治顯然不願意地走近眼椅的時候，我抓住他的手臂，幾乎在強迫他坐下；當他的眼睛碰到我的眼睛的時候，他在我的眼睛中所看到的，不過希望他坐下來，不要老在走動的一種神色，此外沒有什麼。彷彿我在運用着他自己的提議，因為他說過我們應該統統坐在一塊兒的。當我在他的眼睛中看到那種在任何別的

時候都會使我心房停止跳動的默默的詰問的時候，我就避開了這種詰問，竭力使自己相信我的意識是清醒的，相信我並沒有懷疑他的警視中含有一種疑問的神情。

他坐下了。但我們中間有什麼東西突然爆裂了。

我們雙方都覺得難於設法遠避當面的靜默，因為這不是半個鐘頭以前的那種愉快的舒服的靜默了；這是一種苦痛的不舒服的靜默，這種靜默表示我們三人都知道自己中間已發生亂子了。

佛蘭第曼想走，但我本能地偷偷地壓着他的手臂，好像懇求他此刻不要離開。

正在這時，電鈴響了，我的丈夫立刻抓住這個藉口到門口去了。

佛蘭第曼一臂抱着我的腰部，轉臉對我說道：「此刻好像一切事情都明明白白了？」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息，於是說：

「也許如此，但我現在不能想了，因為我認識了一種對我完全是新穎的東西。」

當塞治回來的時候，我沒有從佛蘭第曼移開身子的動作。我坐在原來的位上，肩靠着肩，好像表示我剛才希望他立刻就回來，用不着改換我的坐位似的，雖然實際上這樣坐法似乎很奇怪，因為整張眠椅全是空的。然而我沒有移動。當他進房的時候，我就用人們在平常的情態中所運用的那種沉靜的老实實實的語調問道：「誰？」

「我們那五個好隣舍。他們忘掉自己的鎖匙，在早晨三點鐘來按我們的電鈴呀！」塞治答，眼睛並不望着我們這一邊。他走到桌跟，拿起一隻瓶，在亮光中看看牠的裏邊。

佛蘭第曼站起身來，開始告辭了。

「把那大衣和帽子拿到這裏來，那門口的電燈，此刻已經熄了，」我對我的丈夫說。

他立刻不言不語地走了出去，我就轉臉對着佛蘭第曼。我們用那種表現我們內在的感情的拖長的注視互相凝望着。佛蘭第曼捧着我的頭，給牠緊緊地壓在他的臉頰上。

我剛剛走到窗前，在那兒站了一二秒鐘，兩手捧着頭，讓眼前的迷霧和黑暗漸漸消散開去，而這時塞治拿着大衣和帽子回來

了。

佛蘭第曼假裝責備他不應如此慫慂，穿上他的大衣，走了。我沒有走到門口看他出去，但依然站在窗邊，從這窗口我能夠看見近在目前的黎明的第一道紅光。

當塞治回到房裏的時候，他沒有看我，但走到別一堵窗前，看着窗外的街道。

他大概希望我注意他那悶悶不樂的神氣，等待着我去問他。我知道那苦痛的時期就要開始了。牠也許無限止地綿續下去，經過相互的欺騙，接連好幾個鐘頭難堪的靜默，和詐僞等等階段。牠也許在一個打擊之下就告了終結……

我轉臉對着我的丈夫，給他看了一息。他也看着我，但也許

我的臉上流露着一種真誠的決心的神色，使他害怕起來了，他不能再和我的注視相接觸，轉過臉去了。這種決心離開了我。我離開窗口，像婦人撒謊時說話一樣地漠不關心地說道：

「已經三點半鐘了。是睡覺的時候了。」

## 第八信

一個個婦人都由她自己的經驗知道她對丈夫的態度是怎樣地改變了，當或種新的東西溜進她的生命中的時候。

最初，你不過感覺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歡忻，一種新力量的匯注，一種你預備爲着極小的理由就對別人傾瀉出來的異乎尋常的

柔情，一種從充盈着活力的心中發出來的想做點好事情的漠然的意欲。

這種柔情同時也對着你丈夫傾瀉出來，因為最初你覺得自己有點靠不住的時光，你的男子還不覺得你有什么錯處，所以你對他也沒有什麼惡感。同時因為這種柔情已被喚醒了，而需要一個出口，你就覺得可以把牠傾瀉在一個你對他有所取求的人兒的身上。

他現在這一點也不使你討厭，因為在目前，你只要用眼睛看看那另一個男子就十分夠了，你只要在心中體驗着這種新生，這種所有內在的力量的高揚，和一種無限的快樂，就十分夠了。你甚至喜歡你的丈夫在面前，因為有他在一塊兒，你可以更長久地



享受這種福氣。

在第三者的面前，你不能在雙方的親密中表示出一種已被挑動起來的過於粗魯，過於唯物的情感，在這樣情態下，你就給牠純化了，使牠更高潔了，使牠減少了肉慾的氣味。你對你的生活滿意了。你不需要自由了——自由幹什麼用呢？

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你的眼睛不能說出所有的感情的時候，延續到你再不能情願願地合着兩手的時候。

從此以後，你突然開始覺得自己是被丈夫束縛住了。這種感覺差不多時時刻刻在懊惱地湧現着。你自己也沒有明確地知道你為什麼需要自由，但當你的丈夫問你今天晚上那兒去的時候，而同時如果你又不願意同他到戲院去的話，你就被惱怒了。

你今晚本想獨自個出去的，不是爲着什麼特殊的目的，也不是事前安排好的。你不過按照你目前的心境，要獨自個或同着一個朋友到人羣中去混一下。偏在這一天，偏不在別天，你的丈夫又要你同他一道出去。

如果你原先決定獨自個出去，而結果又同他到戲院去的話，你一定會坐在那兒默默地望着舞台，對於極細微的口實都會覺得懊惱起來：也許因爲他的短衣的背部老是黏着細毛——他從沒有刷過他的衣服，也許因爲他像一個影子一樣地跟着你，你到那兒，他也跟到那兒。戲文完結了，你對這戲文發表不滿意的意見，你就要受他的評論，他要和你爭辯，於是你們吵鬧了。你們坐在一輛馬車裏，各自默默地看着對面的車窗。

如果你不同他到戲院去，你們就坐在家裏，各自在不同的房角裏納悶，靜默，你就覺得自己不是一個自由的人，却是一個被人猜疑的人。你要這種東西，他要另一種東西，結果你們雙方都發怒了，默默地坐着。同時，他的憤怒不從直接的原因上表現出來，老是從間接方面表現出來。談話在一種和上戲院全無關係的論題上開始了，你發表一個意見，他又發表一個剛剛相反的意見，結果你們雙方都覺得被對方所激怒了。

這種情形延續下去，直到你的丈夫猜度着真正的原因，他竭力要證明這是由於貧血症，勸告你不要多跑路。你在這種勸告中可以看出他那掩蓋着薄薄的幕罩的意欲——他心想給你天天關在家裏，只有他可以看見你，使你看不見別的男子。

在這個時期中，他老是對你表示絕大的關心；這個在你身上起了作用，使你沒有機會可以逃避他，他非常好說話，（話題老是關於貧血症的）你被激怒了，你靜默着。

接着他就開始猜度着你對他改變了態度的真實的原因了。

於是雙方都開始沉默了。你失去了你的惱怒，留下來的不過是一種神經衰弱，牠找尋着一種口實可以把牠自己向或種東西發洩出來，但不向你丈夫發洩。

你們中間築起了一堵障壁，你們不敢走近牠，但你們雙方都假裝不知道牠的存在。在表面上，彷彿那種亂子已經過去了，不再有熱烈的爭論了，不再有小小的吵鬧了，因此一個沒有經驗的局外的觀察者，也許以為在房裏住了幾個禮拜後，你的貧血症痊

愈了，一切都復原了。

但正在這時，開始了那最最苦痛的階段——無窮盡的欺騙。你們雙方都似乎不敢走近那堵障壁，因此，你們的談話都是最平常不過的：

「今天天氣冷嗎？」

「是的，似乎有點冷。」

「你應該把你的皮大衣帶出去。」

「牠還沒有送到裁縫那兒去嗎？」

一般地說，全部的談話，絕對被限止在日常的事務的範圍

中。

這些令人厭煩的談話的目的，不過在於避免靜默而已，因為

靜默是發生了什麼變故的明證，於是你丈夫一定要問你爲什麼你要靜默，問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他問這種話，這就證明他樣樣事情都明白了。你所以說着皮大衣，說着裁縫，因爲用這個方法，你無論如何可以維持雙方一線的關係，而你的丈夫也不能說你靜默而責備你了。

雖然和你認識十來年了的他，十分瞭解爲什麼當你和他面面相對的時候，你在害怕着，給時間充滿了日常事務的談話，藉以避免靜默，但你還在談着話，甚至兩眼直瞪他的臉龐，好像你從那些對你雙方毫無興趣的言語中引出了一種庇護的意識似的。

那種爲一個溫順而柔和的丈夫看穿了的形迹，老是不會變的。他於是靜默了，而且有些懦怯的樣子，不敢直視你的眼睛，

好像應受責備的却是他——不是你。

你能夠看出他已懂得一切了，但爲要假裝你還不知道牠的樣子，爲了面子上的敷衍，你就走近他，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故。但你對他所感覺到事情這樣漠不關心，你居然欺騙自己了，以爲這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也許只不過是一種不樂意的脾氣而已。

主要點是這樣：如果你真的由於或種不可思議的婦人的推理，而依然不爲他所動，那麼你應該有資格這樣勇敢地直望着他的眼睛。

但是你的最重大的疑慮還是：你唯恐由於引起雙方的談話，由於提出直接的問話，而把自己的將來的聚會的可能和那些充滿

着你的內心的感覺，統統斷喪了。

我們正是這樣的情形。當我第一次和佛蘭第曼會面的時候，我體驗到一種被高揚了的對我丈夫的柔情，這是從一種對於內心的充實之感覺中發射出來的。接着就因為他老在我的旁邊而覺得自己是被束縛住了，同時那些惱怒和悔恨的感情，也時刻在湧現着。

於是那種板滯的靜默的局面開始了，這時，我覺得我們那種沒有真情的享樂的冷淡的夫婦的親誼，當着那蘊蓄在我的內心中

的更高尚的感情面前，給我放到邪路上了。

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正如我倆間的半冷半熱的夫婦的情誼不能再存在了一樣，所有給我倆縛在一起的束縛，統統斷了。



也許那在起初存在着的談話之流早已停止了，而僅在那滿足肉體的要求的基石上膠合着我倆的關係。

在舊日，人們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他們以爲這是很對的：在新婚生活的開頭，所有的熱情都獲得一次新生，而後來——就復歸到一種自然的平靜。這是過去的見解，那時人們還沒有開始考慮我們現在認爲首要的那個問題：憑什麼來生活呢？

現在同一個好男子過着一種平靜的生活，是不能滿足我們了，我們需要不斷的活動。如果我們身內沒有這種活動的泉源，我們就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停止了，一切東西都不能安慰我們。家庭，家庭生活，舊日的美德——一月又一月地，一年又一年地把人們領入靜止的狀態中了。人類對於世界的關聯的體系，

一年一年地更加狹小了，更加貧弱了。因此和他的配偶同居着的男子，對於世界起了一種惡感，他把自己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到他的家庭生活的狹隘的範圍中，而同時，那給他同社會聯結起來的線斷得愈快，他愈服從他的配偶，而他內心的活動也愈小了。

他內心中一切有創造性的東西，在他看來都是一種危險品，因為牠能夠引起他和他的配偶的分離，牠會使她苦痛；……人類就在這種唯恐使人苦痛的畏懼面前退縮了，他的心靈的創造生命的細胞慢慢地解體了，慢慢地，苦痛地枯萎了。

除了一些夫婦生活的故態，我們雙方一點沒有留下生存的意義。兩個空虛的人兒用着共同的力量，創造出一種假作豐美的外觀。如果一個人生怕失却自己的配偶的話，如果雙方的結合解體

了就要加以妒忌的話，那麼這種結合的意義，也就毫無疑義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了：牠表示內心的空虛和內心的凝固的最後的最無希望的程度，這時男子害怕着他自己的空虛，不能夠憑藉他自己的生存的力量而生活，却需要一個終身侶伴來支撐自己。

我突然明白這一切了。

那次和佛蘭第曼的會面——這個在我的內心中引起了一種至今還覺信任的力量之集中的會面——給我一種否定了我生平一切醜惡的和不法的言行的認識。

因為生怕使一個親近的人兒苦痛的緣故，你必須依照他的標準來約束自己，必須擯斥了你內心中一切越出了夫婦生活的範圍的東西。你欺騙你自己，你漸漸兒死滅了。那種希望活動的意

志，不斷地被這種恐懼——生怕使那個和你共同生活的男子苦痛的恐懼——麻痺了，壓服了。

你所能做的，不過是同你的配偶分享一種可憐的無結果的生活。你同着他在『生活』上組成一種滑稽的詩文，而且還覺得快活和滿意，如果這種生活封包在牠的小小的甲殼裏——和平，沉靜和物質的滿足。

這是我所走的路，我依然不能找到吐露真情的勇氣。我走着往常的老路——欺騙的路。

## 第九信

我多麼清楚地記得那一息的時光呀，……那靜默的局面，那時，雙方都假裝沒有覺察到我們的生活中已發生了一種異常的事情。這是一種相互的靜默，雙方都怕有冗長的談話，雙方都覺得必須直視着對方的眼睛。

有一天，我進房的時候，我的丈夫正拿着一本書坐在窗前。他不在讀書，却在凝眸注望着面前的或處地方。

他聽到我的足音，就假裝在讀書的樣子，並不朝我這邊看一看。

照我們往常的生活情形說，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們有一個在出門好幾個鐘頭後回家時碰到這種情形的話，就會計較對方居然連抬頭看一看都不看呀。

我於是就會驚駭起來，疑惑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故。

但現在我却假裝沒有覺察到什麼異常的事情似的。我輕輕地問：

「佛蘭第曼今天會來嗎？」

我勇敢地說出佛蘭第曼的名字，好像我覺得自己沒有做着什麼錯事似的。塞治，正像他最近幾天所做的一樣，聽到這句問話就低下他的雙眼了。

「我不知道，」他答，依然假裝讀着書。

我對他的苦痛和煩惱的感情益發高漲了。他似乎已經成爲一種纏繞着我的頸項而使我窒息的羈絆了。但我仍然表示我的意識是清醒的，表示我無論如何不能設想自己是這種討厭的靜默的原

因・我說：

『你有什麼事故？最近這幾天，你一直在靜默着，我不能從你得到一句話。』

我下意識地覺得，在這一切沒有發生以前，我是不應該帶着驚異和激奮的神情問這句話的，應該擁抱着他，切熱地盤問他才是。但現在我却不能強迫自己做這種事，因為我第一次覺得我往常對待他的溫柔，此刻完全沒有了。

那另一種情感——那種不是由於戀愛却是由於同居的習慣產生出來的關係的親密和率真；已經像薄薄的貝殼一樣地粉碎了。

幾天前，我曾在一種被另一個男子在我內心喚起來的感情的影響之下擁抱着他，但我現在却不能這樣擁抱他了。我只能實行

此種欺騙，當我依然被縛在他的身上，而同佛蘭第曼却沒有任何束縛的時候。

用言語來欺騙，比較容易些。這是一種奇怪的使人駭異的事情：一個婦人的最親近的人兒就是丈夫，而她欺騙她的丈夫比欺騙任何別的人更更容易。

我所以問我的丈夫到底爲了什麼事故，因爲我知道，在我這勇敢的警視之下，他是不敢說出真情的，不敢說他的鬱悶，是因爲我正站在欺騙的邊沿上的緣故。然而在一秒鐘間，我的心兒却靜止着了，唯恐他要說出這個來。

但他只說出一種託辭，說自己由於工作過度，而全身都感到衰頹。



「你爲什麼不去看醫生？」——我問，假裝我真的相信他的話語，而以他的答復爲滿意似的。於是我又問他幾句和他的鬱悶全無關係的問話，好像他的鬱悶已經好了，像我的貧血症的情形一樣。

於是那捉迷藏的把戲又開始了。

因爲既然設想自己沒有什麼錯處，那你在獲得他一個回答之後，就無須再問他的心事了。

但你還要察看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警視。你愈假裝自己沒有覺察到什麼，你愈要察看，愈加體驗到一種反對他的無止息的鬱悶的激奮和煩惱的感情，這種鬱悶是一種障礙，牠毒害了你們的生活。同時你明知自己是牠的原因，但你又無可如何。這是

最最苦痛的時期。

## 第十信

個個婦人面前都躺着兩條路。

一條路是做一個忠實的老婆，專想同一個爲她所愛而又愛她的男子過着安靜和平的生活。她必須給自己剝奪了一切和她的夫婦生活相抵觸的，足以破壞牠的東西。她必須在自身中遏抑着一切威脅這種生活的思想和感情。

但，雖然如此，她依然要在這些思想和感情中過生活。她的生活一直都在繼續不斷地供給她以材料，不管這種材料會不會威

脅她和丈夫的共同生活。

因爲這個緣故，她必須情願地或不情願地欺騙自己；她不是憑着自身中的生命力而生活，她只是爲着不使自己的配偶苦痛，爲着不要引起那些對別人的事情比對自己的更感興趣的和善的朋友們的非難。

就是最富於自由思想的婦人，也大都被這種不成文的道德的法律所壓抑，因而雖然她十分知道什麼是她應份感受的，什麼是不應份的，但她却不敢承認自己真實的感覺。她甚至不去承認牠們，不去注意牠們。她的自我欺騙竟達到這樣的地步，甚至許多端莊的婦人都以爲自己所體驗到，所感覺到的東西都是不能引起別人的非難的。

這種不斷的自我欺騙以及把生活之流分成被允許的和不被允許的兩個部份，使得一個婦人在內心中形成了一個大謊。

在她內在的自我中，她過着一種生活，而在外表上，在她的行動中，她又變成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她。因此之故，她表現出來的，不是她自己的人格，却是爲輿論或是爲她丈夫的意見所贊許的另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其實是不存在的。

所以這種對於你真實的自我和你內心的感覺之不斷的壓抑，意味着一個婦人真實的活動的生命的源泉是死滅了。

「但我爲了獲得我所愛的人兒的快樂，必須從自身中擯棄了那種使他受苦的，足以摧毀我們的夫婦生活的東西，」一個婦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往往這般說的。

生命就對這種見解報了仇。這樣一個婦人只有和丈夫共同的生命，沒有她自己的生命。結果她就像一種無根的可憐的植物。她一旦被棄，就得滅亡，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破產了，她沒有留下什麼生命了。

另一條路是忠於一個人的自我。

但如果你開始喚醒了這種內心的忠實，你就必然地會使你的丈夫苦痛，縱使牠和另一個男子毫無關涉，而不過是關於你自己對於生活的見解。

如果你不想或不能否認這一點，你就不得不對你丈夫隱瞞着牠，以欺騙你的丈夫。

你似乎畢生都在販運違禁品，唯恐牠要被別人發覺了。這種

違禁品就是你的真實的存在，而你卻沒有勇氣去現露牠，沒有勇氣自始至終憑着牠而生活，給牠當作你的唯一的信條。

你只有用扯謊的方法，才能給那種在你的內心中的，要求生活的正當權利的東西以生命。

那末，那一樣比較好些呢——欺騙你的丈夫，還是欺騙你自己？這兒出現了兩道互相反對的命令。

也許人類非常害怕自我驅欺的，因為由於牠，一個人就得給他的自我剝奪了真實的生命。

在我們，那最可怕的思想就是：每個明天許會發覺我們依然停留在我們昨天所在的地方。

因此，這種奮鬥就強迫我們欺騙我們的丈夫。

我對丈夫扯謊愈扯得厲害，我愈有獲得自己活動的泉源的  
可能。

「那末這種活動的泉源在什麼地方給自己具體表現出來？」  
——那種因爲自己毫無成見，專想靠別人的意見做人的緣故而愛  
好坦直的問題的人會這樣問。

具體地說，這種活動的泉源就在這種地方具現出來：如果我  
老在欺騙自己，那種能用新的理解來刷新我的生命的思想就永遠  
不能出現了。

牠們出現的原因，是這樣的：我一旦允許自己的真情具現出  
來，而牠就像在銀幕上一般，把我所有的空虛和顯明的凝滯統統  
反映出來。從此以後，這種思想就在我的內心中萌芽了：對自己

的嚴格的忠實，是活動的一個必需的條件。這種思想以前是在我的思想範圍外的，而此刻牠們却變成我的生活中的最具體的東西了。有什麼比推翻了你全部生活的東西更具體呢？一個人對自我的忠實，就是這種東西的泉源。

只有憑藉這種忠實生活着的人兒才有活動的存在。

但另有一種人是不需要這種解釋的。這種觀念已經在他們的腦子裏存在着，只要你對他們稍稍說述一下，他們就懂得你的意思了，懂得你所說的東西了，不需要解釋和具體的例證了。

我現在走着那一條路呢——自我欺騙的路，還是欺騙丈夫的路？

無疑地是走着後一條路。



要走第三條路——忠於自我可時又忠於丈夫的路，是不可能的嗎？

在這樣的路上，躺着一個絕大的障礙，這障礙是爲個個婦人所週知的，縱使她從沒有想到這些問題。

## 第十一信

這個障礙是可憐的。

一個婦人常常看出自己和同居的男子的生活，是一種不斷的自我欺騙。但她並不企圖改變牠。

爲什麼？

因為我們欺騙自己比欺騙別人要容易些。

我們還沒有十分感覺到由於這種自我欺騙給與我們的苦痛；我們體驗到更大的苦痛和一種憐憫的情感，當我們必須使別人苦痛的時候。

你往往想像着他將要怎樣地孤單，怎樣地踏進空空的房子，怎樣地煖他的晚餐，怎樣地在孤寂中消磨了他的假日……你的內心將充滿了憐憫，甚至使你的眼睛充滿了眼淚。

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已婚的婦人，她們的環境遠不如我，吵鬧，天天演活劇，不斷的欺騙——當那種人們必須自決，必須結束了這種生活的時機來到的時候，她就想像着他們的孤單的生活——他的和她自己的——的圖畫因而決意繼續過着原來的生活，

直到他們的末日。

至於我們所說的孤寂，婦人對牠這樣害怕，總使我覺得驚異。牠不過是當作社會全機構的一個獨立的器官的個性之發展的結果。如果沒有個性，就沒有直接從社會的整體，從牠的真實的泉源攝取生命的能力，因而一個人找尋着另一個人的扶助，而這個人也像他自己一樣，沒有基礎的，缺少活動的。

我們害怕孤單，比害怕任何別的東西都要厲害。……

在一個偉大的人物看來，孤寂是一種偉大的東西，但我們覺得牠是一種毫無希望的空虛。……牠的意味就是：你是被丟棄了，被放逐了，你是一個零數，只在加上別的數字時才有意義。

多麼可憐的情景呀。

把一切婦人的美德合在一起，還抵不過一種感受孤寂的偉大的才能。

困難是在這裏：我們依然還絕對地浸潤在『家庭』之中。我們還不能用人類的大家庭來代替個別的小家庭。

那些顯赫了許多世紀的婦人的家庭道德，是這樣緊緊地抓住她們，甚至使她們自覺到家庭生活是反社會的保守性的基礎，而自願離棄了牠，而保守主義則往往爲這些舊道德辯護，當新體制的建立跨着使他們吃驚的急速的大步的時候。

所以這種對於孤寂的害怕，這種對於你預備使他孤寂的那個男子的憐憫，就使你在空虛的夫婦生活中混了一生。這種事，你是在人類的道德和義務的名義之下幹的，而這種人類，以全體

論，是不能瞭解牠的卓越的真理較諸實際生活的真正的需要，是落後了好幾個世紀。

作爲把你自己看做半個人的那種概念的論理的結果，你終於跌入了服侍別人的陷阱，幫助丈夫推進他的生活。

這首先說明了你自己沒有『生活的進程』。這種道德老是預想着男子是創造的，婦人是輔助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難道是說你是個助手，說你是個由於先天的無能和智力的貧弱而找不到職業的人嗎？說你不是完整的個體，不是獨立的存在，却是一種男子的附屬品嗎？

許多婦人都以此自傲。

『你在做什麼呀？』

「我在幫我丈夫的忙。」

我難道不可以轉過來這樣說嗎：

「我不需要舊日的美德，不管牠們怎樣美麗。我不願意維持夫婦的生活，如果牠沒有給我「生活」，或停止了我的生活。我不願意做別人的遏抑自我的附屬品。我不願意犧牲了我的活動，而買得家庭生活的豐富的幸福。我需要那些可藉以生活的東西。」

做一個在世界上創造着新的東西的大生命的附屬品，倒也是好的，但你老是做一個那種本身沒有生命的東西的附屬品，一種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存在」的東西的附屬品。

爲了對於丈夫的愛和憐憫而退讓一步，就離開活動遠一步，我們一直在衰退着，變成了發育不全的，沒有發展的附屬品，同

時又因爲和我們同居的男子也由於對我們的愛而做着同樣的事，這就變成了一種相互的責任，我們沒有做着對自己必需的事情，却在做着那些不會摧毀我們的丈夫的事情。

現在我覺得這是很清楚了：任何罪惡都沒有像這件事的罪惡那麼深重，就是：把我們的生命和別人的合成一個生命，而同時又在我們內心中否認自己那種和宇宙的偉大的生命所共通的生  
命。

## 第十二信

塞治和佛蘭第曼的關係起了一個大大的變化。最初，塞治老

在抱怨佛蘭第曼給我們的過訪太少，而當他來到的時候，塞治總是盡可能地留住他。

『現在你爲什麼這樣急？再停一息吧，』——塞治老是這樣說——『回想想我們過去的好日子是多麼有趣呀。』

大概這是使他覺得快活的，就是：他的朋友應該看出他給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多麼美妙，應該看出他有一個多麼美麗而有趣的老婆，當他教我們一塊兒坐在眠椅上的時候，他彷彿出於內心的偉大，允許這個朋友和我交談。

他甚至表示自己對這件事很感興趣的樣子，就是：我們——他的兩個親近的人，因爲彼此陌生的緣故而雙方都表示羞答答的神情。那個時候，他老是興奮的，愉快的，活潑的。佛蘭第曼覺



得有點不舒服；他覺得過訪我們太密，是不大方便的。

此外，塞治還有一個這樣的態度：他竭力教我們一塊兒出到外面散散步，表示有人替代他，是使他覺得快活的，表示這種散步在開頭是很適意的，但現在這在他却變成了一種義務，他很喜歡把這種義務委託給別人，因為女性老是喜歡出去跑跑的。

後來，他漸漸兒變了。他沒有那樣熱心地歡迎佛蘭第曼了，他沒有因為對方的過訪不密而責備他，當他離開時也不請他再來了。

他變得更沉靜，更消沉了，好像他找不到和他朋友談話的資料似的。如果佛蘭第曼當我出門時來到這裡的話，他們就默默地坐着，有時也問着答着，而這種問答的神態，好像表示他們主要

的目的，是要把問話湊滿某個成數似的。

一個人可以在他們的關係中感到一種拘束，感到自由的缺乏。

那種發議權似乎已經轉到我們的手中了。我們常常的這樣問他：

「你要做什麼呢？……工作？我們要出去走一走。」

好像在利用他自己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就在他從前竭力教我們坐在一起的那張眼椅上，一塊兒坐了很久，低聲談着話，而他則假裝在做工作，他背着我們坐在那兒。

我告訴自己：塞治知道一切了，他顯然已經改變了，他不贊成我和佛蘭第曼坐在一塊兒了。但我的本心却執拗地拒絕承認這

個，我酷愛那些被給與自己的感覺，我不願意想到未來了。

我酷愛那些存在於我所藉以認識自己的那種關係中的新奇的感覺，我渴望着把這種異常的情態和感覺盡可能地久留於這種關係之中。

佛蘭第曼有一種急欲把事情引入常態的意向。這種思想大概使他快活的，就是：這兒是一個婦人，他只和她會面三四次，他已經同她很親密了。因為這個緣故，他非常真率地，非常沉靜地對待我，好像我們已經親密了很久時光似的。也許這個給他一種無邪的愉快，也許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要給我驅除了羞怯和惶亂的感情，使他可以更容易地佔有我。

我突然開始在他身上看出了一種變化。當我們第一次會面的

時候，他對我的態度完全是無邪的。他偶爾允許自己幹的唯一的  
事情，也不過偷偷地捏捏我的手，好像那種以前一向潛伏着的生  
命的覺醒，在他是愉快的，出乎意外的。

最初，當我們一塊兒談話的時候，他總是滔滔不絕地說着，  
好像這在他是最重要不過的事。

後來，我愈弄愈清楚地發覺他的談話減少了，而在對他談  
話時他望着我的時光增多了；有時他還表示出明顯的不耐煩的神  
情。他似乎在想：『我們已經談過一些了，夠了。』

當我對他談話的時候，我更有機會看到他的瞥視，看出他的  
表情和我所說的絕對沒有關係，牠不過表示出那種由作爲婦人的  
我給與他的感覺而已。

「什麼時候他去演講？」——有一次當塞治一時離開房子時他這樣問我。

「演講是在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六」——我說。

「明天是星期三？」

「是的……」——我說。

塞治剛在這時走進房來，我們繼續談話，但我有一種漠然的感覺，覺得我在對空中說話，覺得他的腦子在想着另一種全然不同的事情，雖然他表面上裝出在聽我的話的樣子。

我記得他有一次說過這樣的話：感覺到一種東西是一件事，能夠憑你所感覺到的東西生活着，是另一件事。

也許他對別的婦人們的態度也是同樣的吧？……

這個思想使我覺得不快。我不能濫賣了那種作爲我畢生最意外的，最寶貴的真實而臨到我身上來的東西。

後來，我開始想道：如果我開始和佛蘭第曼同居起來，而不久那種使我們激揚興奮的東西漸漸地消逝了，變成了平淡無奇的常態。那時我又必須去找尋另一個人嗎，於是一個一個地，以至無窮盡地再找下去嗎？

這的確非如此不可，如果我一定要不斷地在別一個人身上找尋那種活動的泉源的話。

這樣不是比較好些嗎：在這種激揚興奮的情緒中抓住自己，利用這再生的機會，繼續憑着自己的努力而生活着？因爲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同居是不能過着這種生活的……和別人在一塊兒，要

給雙方保留在高高的水準上，是困難的。在這種新生之後的某一時候，一定有一方要出到『沙漠』中去，在那兒，一切你現在認為暗昧的，不可捉摸的，不確定的東西，都會在孤寂中變得清清楚楚的了。

『你爲什麼這樣奇怪地望着我？』佛蘭第曼問。深深地墮在思想中的我，真的在凝眸注視着他，好像我的視線要刺進他內在的自我似的。

我聽到他的問話時紅起臉來，我說自己正在思想着。

佛蘭第曼離開時對我低語道：

『明天再來。』

我記起明天是星期三，我突然覺得我內在的自我變得很警覺

了，好像一些我不需要的，爲我所害怕的淫邪的思想和疑慮已經出現在我的腦中了。

### 第十三信

當佛蘭第曼來到這裏，而在巡視房內時看出塞治真的不在那兒的時候，他就擁抱着我說：

『我們單獨在一塊兒！』

他這話語的語調，立刻驅除了我內心所有的淫邪的思想，我帶着相似的坦白的愉快回答他。

『多麼奇怪，』——我說。『我得立刻告訴你一點事情，這



事情，我永不願對任何別的男子說的。」

「那很有趣，但什麼事？」

「我們從前碰面的時候，我首先體驗到一種感情，這感情，個個婦人在踏在私通的門限上的時候都會體驗到的。你的每一個偷偷撫觸，都在我的內心中喚起一種有什麼東西在擴張着似的那樣的感覺，不過這種擴張純然是屬於生理學的性質。然而牠給我一種真正的新生的感覺，這也許因為我同你的朋友在一塊兒從沒有體驗過這樣東西的緣故。」

「所以，你記得嗎，當我們第一次坐在眠椅上，開始談着那種我同我的丈夫或同任何別的男子在一塊兒從沒有體驗過的東西的時候，我駭異了。好像你在我內心中推開了幾堵關閉着的門

扉，而從這些門口衝出了一切內在的亮光的洪流，一種「自我存在」的洪流，我以前從沒有過過這種自我存在的生活。」

佛蘭第曼因為我們單獨在一塊兒，就帶着過度的溫柔，用一雙手臂抱着我，當我開始對他談話的時候，他已在注望着我的眼睛，但因為我的話語是如此冗長，他自然不能夠繼續這樣看下去，一時間他的警視轉向房窗逡巡着了。於是他開始從自己的衣袖上刷去一些微小的塵灰。

突然間我感覺到我目前所談的話題，是極度枯燥而乏味。彷彿有一種內在的聲音在說：「同一個愛人一塊兒坐着，而談着完全引不起他的興趣的奧妙的東西。」

我感到羞赧，紅着臉，給我的談話突然中止了，於是靜默

着。

我體驗到一種突然的信仰的喪失。一個人沒有體驗過這些東西，怎能知道牠們呢？我一時感覺到一切我從前認為光明的生動的真理，此刻突然消逝了，失却所有的意義了。

佛蘭第曼望着我，接着在我的兩眼中注望了很久，好像他沒有聽着我的話語，想教我注意我們是單獨在一塊兒，想在我的兩眼中喚起一種和此刻流露在那兒的完全不同的表情。

「他在那兒？演講去了嗎？」——佛蘭第曼問起塞治。

「不是，演說展期到明天了」——我答。「他到圖書館去了，他從那兒還要到研究院去，但他也許不去那兒。」

佛蘭第曼的臉色消沉下去了。

『那個圖書館離這里遠嗎？』——他問。

『我下知道他到那一所圖書館去。有一所離這兒很有一點路，但另一所就在這轉角的那邊，』我答，接着我突然覺得自己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

黑暗擁下來了。窗片蓋上了一層閃光的寒霜的圖案，從這房窗可以看見冬令的天井的略圖：幾個雪堆，一柄鏟子，一株靠近大門的樹木，赤裸的樹枝在風中搖動着，美麗的白雪用一種新鮮的薄層，給碎石鋪成的小路漂白了。

『冬天的黃昏，停在煖室裏是多麼有趣而舒適呀！』——我說，好像我在接待着一個我不知道怎樣使他快活的客人似的。

佛蘭第曼沒有回答。他彎下身子，仰望着我的雙睛。

我駭異地望着他。

但他似乎在牠們中看到一種和他所想要的完全不同的東西。好像牠們不會和他內心的渴望相合調，而同時又表示：要這種內心的情調和沉靜奧妙的言談立刻變成另一種東西，是不可能的事。

他似乎對這種可能的變化失望了，因此，他那往常的恬靜和自信離開他了。他變得惶亂，侷促和不安。他忽而站起身來，忽又坐了回去，當我問他爲了什麼事故的時候，他不知道怎樣回答，好像我運用了一種和他所期望於我的完全不同的語調，當我們在黑暗中單獨一塊兒坐在房內的眠椅上的時候，當塞治出了門，也許一時不會回來的時候。

我用這種語調攪亂了他的心境。

他所期望於我的那種語調之缺乏，給他剝奪了在他對我的態度中的那種自信和自由，好像他在害怕自己會墮入一種進退維谷的處境中。

當我開始懂得他的惱亂的原因，意識到他的心境的時候，我突然覺得不舒服起來。我帶着銳敏的意識，察看他的每一個動作，預料着他將要做些什麼事，當我真的明白了他的動作的意義時，我覺得更不舒服。我感到羞恥，因為單獨在房內的黑暗中陪伴着他，在這房裏，沒有燈在亮着，而不到一個鐘頭以前塞治在披閱着那些攤開來的書籍依然躺着。

這種羞恥的感覺，是這樣意外而奇異，竟使我覺得一種苦

痛的羞紅汎滿了我的臉龐，好像我坐在一個不很熟悉的男子的旁邊，而突然記起自己是裸體的一般。

我看着佛蘭第曼把一隻手放在非常靠近我的膝頭的他的膝頭上，我知道他會出於偶然似的移動他的腿兒，於是他的手就可以觸着我的膝頭了。我不知道爲什麼當我聚精會神地偵察着他的每一動作的時候，我也像他一樣，不過爲着一個不同的原因，失却了在和他的關係中的一切的自由。

他的手真的碰着我的膝頭了。我顫抖着，使自己從他移開一些。

佛蘭第曼猛烈地紅起臉來，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那時，一個我們不能踰越的深淵，展開在我們的面前了。

真的發生了什麼事呢？爲了或種原因，我一向在祕密地期望着的事情——要和佛蘭第曼親熱起來——此刻在我看來突然變成了不可能的，討厭的了。

佛蘭第曼大概感覺到我們倆間的破裂，因爲知道這破裂不能彌補的，他就變成了冷淡的，客氣的，幾乎是官樣的了，他轉身坐到一把安樂椅中，談了一息的客套話，於是告了別，離開了。

他穿上皮大衣的時候，並不看我一眼，他沒有說話：：好像我沒有在那兒似的。他走了出去，默默地舉着帽子，沒有看我一眼，當我關門的時候。他的神態是一個這樣的戀男的神態：他裝出一副沉鬱的靜默，期望着戀女會撲在他身上，問他爲了什麼事故，請求他不要帶着這副神氣離開這里。



但我並沒有問他什麼。

當我等待着關門的時候，他，大概確信我的嘴巴不會漏出什麼問話了，問道：

「你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沒有……，但，我寫信給你比較好些。」

「我不明白什麼意思」——他說，聳聳兩肩，走了。

當我看他走下樓梯的時候，我可以憑他那歪斜地托在後腦上的帽子的位置，來說明他是動怒了，對我沒有情愛了。

如果一個婦人爲了一個情人而完全脫離了她的丈夫，而接着又發覺自己由於一些爭吵和誤解，失去了這個情人的話，那她一定有怎樣的感覺呢？這種感覺大概同一個人失去兩條腿的效用時

所體驗到的感覺相類似的。

但我並沒有這樣感覺。我突然覺得那種力量——爲要獲取此種力量，我以前會期望着從別人得到扶助，從我的丈夫，我的愛人得到扶助——已經臨到我的身上來了。我覺得我必須給牠保藏在自己的身內，我覺得已被我發見了我的我自己的生命，對我比那種半個頭的生命要寶貴得多，比我和我丈夫所共有的生命要寶貴得多。我覺得，我所有的躊躇，不滿足和不安，雖然有了丈夫的可靠的堅強的愛情而還想佔有一些別的東西的那種非份的願望，統統是被一種朦朧的願望——想在我自身中領有一個生命的泉源，不要像我畢生所做的一樣，在別人身上找尋牠的那種朦朧的願望所激起來的。

我正像一個這樣的人：他一生都靠豪富的親戚的濟施過生活，他因恐自己會被丟棄而得不到什麼幫助而感受了一番苦痛之後，突然在一天好日子發覺自己是豪富了。

我認清了自己應做的事。我開亮案上的檯燈，拿出紙頭，開始寫信了。

## 給丈夫的信

我親愛的：

你一定不會不知道我倆的關係已起變化了。

我以前本該告訴你這件事，但因我們的內心很小很小感覺到

我們有說述這個的權利，而同時又唯恐使自己親愛的人兒感受痛苦，竟使我寧願不向你吐露真情。

你，也和我一樣，是知道這個，至少是懷疑過這個的，但你在面子上假裝並不如此的樣子。我不知道爲什麼你要把頭兒掩藏在自己翼子底下，不敢說話。你怕什麼呢？恐怕你我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至於我自己呢，當我覺得自己爲了另一個男子而離開你的時候，我也不敢對你說出這個。我得到了吐露真話的主權，不是由於爲了別人而離開你這件事上，却是由於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這，你讀完這封信後會懂得的。

你總記得我們的夫婦生活的始末。我們會是一對最出色的模

範伉儷，我們並不互相欺騙。我們並不是過着死氣沉沉的生活，我們並沒有吵鬧。我們給自己關閉在小小的籠裏，和其餘的世界隔離着，而平平安安地留在那兒，直到我倆的死亡。在三四十年前的人看來，我們的確是一對理想的夫妻。

我倆初會的時候，真是我們畢生最最愉快的時候。我們那時對於生活，以及這生活中的我們的存在，都有明晰的體驗，這，只有具有一種堅強的內在的力量的人，才辦得到。

這次彼此的會面所給與我們的瞭解世界的力量和敏感，不單在我們這種夫婦關係的小事情上是夠用了，而同時還有剩餘供給別人，牠實在可以產生一個大思想，發展一個大思想的。

但我們這種開花吐艷的樂趣，不過是屬於生理上的。你我都

不能從牠獲得一點更偉大的東西——一點全生命的食糧。只我們未把內在的有限量的財產耗盡以前，我們才能互相合調。

這份財產沒有支持好久，我們的夫婦生活不久就消失了所有的新鮮，而我們靈魂的激揚豐麗——這不過是一種生理的過程，並沒有一種能在我們內心不斷地生長，發射出新的生命的偉大的思想潤飾着牠，支托着牠——此刻也停頓了，變成了一種善良的知足的東西。

我們的心靈變得太貧弱了，不能使那種在我們初會面時激發起來的如花的樂趣延續下去，直至我們的死亡。一切我們內在的活動，都不過是虛妄的東西，並不是真實的較高級的生命，這種生命，我們應該能夠獲得的，如果我們的內心有一點東西存在着

的話。

我們的夫婦生活，沒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擴展來充實牠，我們的生活漸漸兒變成了死沉沉的，平淡無味的同居生活，沒有一點活力，沒有一點靈感。

作為男女關係的我們的關係，也因沒有堅強的意欲的積蓄，而變成同樣的情形了，而那種被婦人認為偉大的靈魂的激揚之末日的東西臨到我們身上了。

那在家族生活的名義之下的真正相互的倚賴，不是發展成我們真實的相互的理解，而發展成一種唯恐對方感受痛苦的懼怕。我們互相惱怒，我們否定了自己。你為着我割去了臉龐的一半，我為着你割去了一半的臉龐，我們就利用這種手術的結果，

給雙方合在一起，而安排我們的夫婦生活。

要把一個人的路同另一個人的路融合起來，這是不可能的。爲了連合我倆的道路，我們終於絕望地剝奪了自己的一切。

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我犧牲了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路，加入你的路，做你的助手——這應該是很動人的好事情。但你的路是什麼呢？牠通到什麼地方的嗎？你又沒有你自己的問題，只有一個人自己的問題，對他才是必需的，因爲發射生命和活動的，就是牠們。

在最近幾天或幾星期中，我體驗到兩個要件，牠們明確地決定了我未來的生活，作爲一個婦人的生活，作爲一個「人」的生活。



我的半死半活的靜靜的靈魂，被「真實」的翼尖觸動着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消磨了那最偉大最精良的活力，不是由於愉快的前進而消磨了牠，却在完全淡漠的沉靜中消磨了牠：我明白了我們在這件事上所犯的罪惡的實質了。

你對我的友誼，愛情和切熱的關心，統統絕對無補於事了。讓我們來結束了這種合法化了的醜惡吧，這醜惡，是爲着家族着想而預先被擺布好的，所以，家長的意旨一定要人們在冷淡乏味的霧圍氣中製造未來的子孫，也只因爲那些家長急需在自己的家族中養着更多的子孫。

一切都用這個道德來測量，而牠永不會引到更高的地方去的。我們的地位之被抬高，是從人們第一次對自己盤問這個問題

的時候開始的：

「我能憑什麼來生活呢？」

從那時起，我們可以驕傲地告訴自己：我們不再屬於家族的  
了，我們脫離家長了。

因為這個緣故，一種新標準和新道德是必需的。

我所體驗到的另一要件，就是我懂得了那最重要的事。

憑藉別人去探求活動的泉源，是可以不必的。我們必須在自  
身中找尋牠，這「自身」是作爲一個大生命的一部份，不是作爲  
各別的小小的個性。這樣，我們在活着的時期中就不會停滯，不  
會死滅。

因為這個緣故，讓我們來糾正這種錯誤，糾正這種辜負一切

活着的，不斷地活動着的天性的罪惡，雖然現在是太遲了。

我們不願相信；才能的貧乏是我們的合理的命數，因此我們無須努力來抬高自己至於能夠瞭解自然法則的地步，只要關心於日常麵包的獲取就夠了。

不是樣樣東西立刻就來的；我們必須滿足：如果我們已經接受了一種否定的知識，那就意味着：在門外的或一地方就是真實的知識了。

沒有預料到真實的知識，否定的知識是不會產生的。

再會吧。別和我理論！

## 給佛蘭第曼的信

我的好友：

我給你寫這封信，也許會使你驚訝的。你對我很不樂地走了開去，這因為你不懂得我們間真正的關係……

你覺得自己被欺騙了，因為你沒有從我獲得什麼，你心中也許有一種惱怒的感情和被摧殘了的對我的驕傲的意識吧？……

在我自己呢，爲了我倆初期的聚會，我對你表示大大的感激。至於第二期的聚會，這時你沒有得到我的反應——但我也是感激你的，因為你幫助我瞭解或種真理。

顯現在我的生命中的你的形像，是和<sup>在</sup>過去日子中所扮演的或種偉大的聖績的形像相彷彿。

當你第一天黃昏來到這裡的時候，當你坐在桌跟對我丈夫談着童年的生活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到，在你說話的當兒，有一種東西帶着牠所有的力量，活氣和光輝在我的內心醒覺了，這種東西，我以前以為牠是自然地死滅了的。

就由於我和你的朋友塞治的沉靜的共同生活，而使我<sup>很</sup>苦痛地消失了此種東西。

我曾殺死了我的生命，為的是要做他的忠實的妻子，我曾執拗地掃除了那種能夠引領我在自己路上行走的東西。我有時覺得自己是停止了，不能移動了，覺得我內心的一切也停止了，但同

時又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類只在生命的開始才感覺到那種有創造性的對於生命的概念，因為這時有多餘的力量，而後來隨着歲月的推移，這種東西自然而然地消滅了。

你的形像對我低語道：人類無時無刻不保持着生命的，縱使牠在別人的生命中找不到自己的用途。

你的形像告訴我：爲要買得別人的安靜，我就欺騙了自己。在我內心被喚起來的生命，給我欺騙我的丈夫的權利，沒有給我實踐牠的意欲的權利。我以爲這種欺騙是對的，因爲使我發見自身中的新生命的開始的，是你不是他。

但當你最後一次在我丈夫出外時來到這裏的時候，我發覺自己鑄下一個大錯了。我在你身上看見一種偷偷閃閃的急急惶惶的

表情；當你表示出進退維谷的神情的時候，當你像一個男子單獨和一個女人在一起，而心想從通常友誼的情態變成另一種情態時所表現的神情一樣的時候，我益發相信自己的觀察了。

我立刻知道我們二人是對着不同的目標掙扎着的。

我想着那次會面，你給那種在我內心死寂了的東西以活動，你給生命以新的出乎意外的亮光，而你却專在想着佔有我的事情。我同時又想：如果必須依賴別人，憑藉別人以探求新生的開端，那我就像一個機械的玩具，牠只在被別人開動時才能活動，牠自身是沒有活動的。那種已出現在我的內心的活動，不過是一種虛偽的，迷幻的活動，雖然我可以體驗到許多男子的存在，從這一個溜到那一個，你許會保留着那種愉快的感覺，男子在佔有

了一個新的婦女以後所體驗到的感覺，而在我，我確信自己除了一種在虛偽的無結果的喜悅之後的新的空虛的感覺外，什麼都沒有留下。

所以讓我們像朋友一般地分手吧。無論如何，爲了你給我的賜與，我是非常感激你的。你不自知地給我許多東西：你使我獲得對自己和對別人吐露真情的力量，使我獲得走向自己的生命的力量，使我無須再同別人分享生命了。

總之，你指示我怎樣用自己的力量和活動來生活。  
我離開我的丈夫，同時也離開你。